求闕齋弟子記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七

東湖王定安譔

綏柔中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諭曾國藩著前赴天津查辦事件初天津有奸民張拴郭拐以妖術迷拐人口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捕誅之而桃花口民團復獲妖人武蘭珍蘭珍迷拐幼孩李所鞫訊得實訕言受迷藥於教民王三聞閭大譁疑西洋天主教堂所㗊或言洋人抉幼孩目剖其心爲藥料城外義塚內尸骸暴露皆教堂所棄津民益怒時相聚語謀報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檄天津道周

家勳等會法國領事官豐大業至天主堂公訊蘭珍語言殊支
離案弗能決適士民觀者麕集偶與教堂人有違言拋磚石相
擊豐大業負氣逕至崇厚公署詬其肰崇厚出見以鎗狙擊不
中崇厚撫慰之且戒勿輕出激民憤弗從恚忿出署路遇傑復
以鎗擊之誤傷其僕居民見者皆譁譟毆豐大業斃焉遂焚毀
教堂洋房數處教民及洋商死者數十人崇厚據情入
告並請
飭地方大吏來津查辦
上諭崇厚奏天津地方有匪徒迷拐人口牽涉法國教堂情事
經崇厚與法領事豐大業等約定五月二十三日會天津道府

縣帶同匪犯武蘭珍親往天主堂面見教士謝福音並帶該犯
指勘所歷地方房屋與該犯原供不符亦即帶犯而回旋據教
士謝福音至崇厚處商量以後查辦之法商妥去後是日未刻
忽聞有教堂之人與觀看之人口角毆打正在派弁彈壓豐大
業忽來署中神氣兇悍帶有洋鎗二桿後跟一外國人手執利
刃出言不遜將洋鎗向崇厚施放幸未被中該領事將桌上物
件信手砍損咆哮不止崇厚以其時民情洶洶恐激成事變勸
令該領事不可出去豐大業竟飛奔出署天津知縣劉傑在彼
彈壓當面勸阻該領事即對其放鎗將該縣家人打傷百姓激
於衆忿將該領事羣毆致死並焚毀教堂等處房屋現在民情

稍戢等語仍著崇厚督同地方文武將民人等設法開導妥爲彈壓毋令聚衆再生事端曾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係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悉心熟籌妥辦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供稱韋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將該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衆將該領事毆死並焚毀教堂拆毀仁慈堂此風亦不可長著將爲首之人查拿懲辦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併查明無稍迴護欽此天津知府張光藻致幕府吳汝綸書云頃聞商憲奏奉諭旨欽派中堂查辦不勝盼慰之至惟中堂現在銷假未知能否前來此間諸事非得中堂親臨查辦斷難了結謹將目前中外情形並辦理掣肘之處略陳左右津郡水火會約有七

十餘處每處約數百人其中良莠不齊端節前後法國仁慈堂埋葬幼孩多棺傳言有一匣兩三屍者人心正在懷疑初入日鄉民拿獲用藥迷拐幼童之匪犯張拴等二名供已訊實幕友照例擬綾未即正法民間疑天津縣有意開脫羣情洶洶幾欲人署搶犯兼有拆天主教堂之說弟聞知此事即飭劉令於次日正法人心始安至二十日鄉民又送到一犯名武蘭珍訊係迷拐桃花口人被獲到堂並未動刑即供迷藥係教堂內王三所授先已迷拐一人得洋銀五塊等語是時通國皆知愈謂天主教堂用藥迷人已有實據衆情忿忿不平劉令勢難不問逐與弟同見商憲衆諭本道次早見豐領事查問豐領事許爲查考至早無信商憲又令劉令往查被豐領事阿斥而回二十二日商憲往見豐領事初推不管繼乃請助教謝福音查問教內並無王三其人遂定於二十三日已刻本道率同府縣帶犯赴教堂指認門徑逆至教堂查看門庭徑路與犯供不符弟以供情不確毋庸查辦遂即帶犯上院議以不了爲了即可完案時值謝助教亦來商憲與議定嗣後教堂幼孩地方查點有病死者請官驗明埋葬免致物議該助教允從醫各回署擬即出示曉諭並將武蘭珍先行正法乃是日未刻忽闔衙上人聲鼎彿傳聞人民在宮保署前與法國人打杖是以各火會鳴鑼聚衆前往幫助弟立刻起身行至大衙將各衙鑼聾鳴任諭以外國

在此人數無多卽使打仗何用多人前往迫出北門則擁擠滿
街皆是刀槍劍戟自府署至院約有二三里比及趕到則領事
豐大業已死矣天主堂及仁慈堂均已被拆旋卽火起弟與各
官飛奔彈壓而衆情洶洶勢尚不退且聞各國講書堂亦被拆
毀數處法國洋行同時被搶尚有各國洋行十數處恐被燒搶
更屬無禮再三安撫開導始各散去自此人心不定三日之內
幾欲另生他變迭次出示鎮撫近日稍安查其起事之由則因
弟等從院上回署後有閒人在天主堂門外觀看見有教民出
入齊聲喝好議請有堂內鬼奴出挺一人辦髮毆打於是衆人
拋擲磚瓦其地距院甚近該助教遣人告知商憲當令兩巡捕
彈壓巡捕到衆人均已歛手又有堂內鬼奴出來阿斥巡捕因
何不將聞人拿去巡捕回稱彼不閑事何用拿他適豐領事出
來持鞭將巡捕亂打口稱衙官保教爾領許多兵來此攪我我
定不依等語兩巡捕跑回告知商憲復令一弁前往乃豐領事
帶一衆丁各執利刀洋鈴將去弁撤任髮辯一同上院驕踹儀
門而人一見商憲卽放一鈴商憲暫避人內豐領事隨將屋內
器具拆毀經巡捕戈什齊將該領事勸任商憲復出相見又向
他施放一鈴大肆咆哮口稱爾再姓在天主堂門外滋關因何
不前往彈壓我定與爾不依等語商憲向其周旋伊竟不埋仍
復大怒復持刀鎗而出是時百姓怒極已執刀鎗齊集門外又

各處鳴鑼邀集火會各路人民如潮水湧至商憲勸其勿走該
領事更怒口稱兩怕百姓我不怕爾中國百姓隨復走出商憲
派兩弁護送同堂兩旁民人執刀怒視猶未勤手並行抵洋稽
遣遇天律縣劉令勸其暫個院署該領事突放一鎗中傷劉令
跟人於是衆人忿極一齊下手將其王僕殺斃隨即奔往教堂
及仁慈堂並洋行拆毀焚燒當時有將屍身拋擲河中者未經
查明確數今查得法國自豊大業以下共斃十三人俄國之行
路人被殺男女三名當日衆人將教民王姓搜出送縣提拐犯
武蘭珍質訊據供即係王三該犯初不承認現已供認迷藥係
神分所授云云供辭尚未的確且恐一見彼國之人供即頓翻
是以奏搢內並未提及此百姓積忿殺斃領事及拆毀天王堂
仁慈堂殺傷多命之實在情形也自殺事以後紫竹林各國領
事甚形害怕官經商憲遣人逼知百姓已退決於各國無害次
日親往紫竹林安撫俄國雖被誤殺三人其領事官孔氣但以
誤星誤殺爲言並不忿怒美國領事官密佗士久在中國人頗
和平亦無他言餘國未遭其害均無關係惟英國與法國向係
合同辦事其新來之李領事年紀尙輕性亦禰急且其妻曾到
仁慈堂與法國諸女教上相契頗露不平之意幸英國尙未傷
人將來說合調和必須俄美二國昨蒙商憲傳集妥議不俟中
堂到此即先於都中託人說合此間則詫俄美二領事挽出英

國領事從中調處此辦理外國之事王意如此至於律郡百姓
自開事後深恐官拿究手各懷疑慮秉之平日受教民及鬼奴
欺者趁此時勢或相報復時或有之經弟三次出示劃切曉諭
並委員派差分路彈壓查挈又傳集各火會董事諭以外國傷
人有銀即抵前此事起自倉卒本無爲首之人其燒殺搶奪者
多係混星決不向爾等追問務各照常安業各國開設洋行務
須衆爲保護庶各國貪倣生意不令法國多事如有土匪擾害
教民即同地方差役挈獲送案從此無生事端靜候官長辦理
如法國執意復仇爾等團練尙在儘可拚死拚命何所畏懼各
火會紳士均皆樂於從命從此地方勉可稍安惟商憲調和中
外愚民不諒其心輒謂偏向外國早有怨言此次出示曉諭欲
安各國之心嚴切告戒意在保護洋人不許擾害教民百姓見
此等告示煩懷怨憾士匪幸災樂禍布散謠言竟有與官爲仇
之意弟既不便明言而又慮兇悍愚民變生意外昨又出示勸
諭以官長百姓如父兄子弟爲言子弟在外滋事父兄不知則
己知則必嚴加管束若再縱容庇護則他人之責其父兄更甚
今子弟毆傷人命父兄已受大累而脅責訓教之下子弟尙不
順受爲父兄者不亦難平如此婉轉開導先情後法見者頗服
其言目下尙覺安靜律郡窮民與混星不下數千之多平時挑
腳墜橋砦販爲生此時客商有去無來外國官商不敢來郡舟

車不通米糧不到茶坊酒肆生意全無各舖雖開全無買賣窮民失業到處三五成羣情形殊爲可慮惟盼中堂到此速爲查辦使中外相洽而商賈可通庶足消弭隱患此月前各國領事及津郡百姓之大概情形也至於查辦此案更有數難豐大業之尋衅由於衆人在教堂門前滋鬧衆人之滋鬧由於武蘭珍供出教民王三據武蘭珍供教堂內有柵欄門有涼棚及到被驗看並無柵欄涼棚情形不符本難憑信然其供迷藥爲教民王三所授且供王三係天津口音驗上有白麻令果有天津人開藥店教民王三且面上果有自麻則迷藥之得自王三仍非慮揑王三初不承認今則供認藥係神父所授神父即已死之堂中助教謝福音弟知謝某忠厚和平仍不肯作此等事該犯不認藥係自造而必供及謝某意圖卸罪死者且以案鬭法國必將會審臨時翻供即得生路其供決不可憑弟意王三或係天津邪教借天主教爲護符或法國另有邪教隱附於天主教之中均未可知從前迷拐幼孩近日則兼迷男子不知何所用之且迷拐之案層見迭出其中必有假借影射之處此審結此案之難也二十三日之事變起倉卒本無預謀糾邀之事公令皆同數萬人不期而集若以中國辦案而論自當先緝兇犯然兇犯並無主名從何拏起將欲訪而拏之則目覩者不肯作證耳聞者更不肯直言即使訪得一人實是此案兇犯猝然拏獲

到案而其餘數千萬人難保不激而生變就使不變而真正殺人放火之犯必將聞風遠避矣將令闔郡公議獻出數人抵罪而百姓方負氣不下焉肯照辦亦終於觀望不成此獄兇擬抵之難也外國人命可以財賄作抵必不得已或以銀兩償其性命然一命抵銀若干彼無成例且其中貴賤男女不同又有數屍未得其價或相什伯彼此殊費較量各國講書堂有被拆毀者房屋器皿皆須議賠倘數國合謀而重索其價一時難以說合此議和給銀之難也以津郡情形則如彼以查辦情形則如此本擬具稟中堂因語太冗長一時不達於是崇厚上疏自劾並能繕寫特請閣下覽其大意代爲稟達

請將天津道府縣各官分別嚴議革職奉

旨崇厚周家勳張光藻劉傑等先行交部分別議處仍著曾國藩抵津後確查嚴參一面檄飭地方官嚴緝正兇彈壓滋事人衆毋任再起衅端以安中外人民之心　二十九日公覆疏略云臣查打毀教堂之案屢見疊出而毆斃洋官領事則爲從來

未有之事臣但立意不欲與之開衅准情酌理持平結案彼則
謂派兵船不過虛疑恫喝之舉無所用其疑懼現聞羅淑亞聲
稱此案必須請示本國君主固係張大其事推波助瀾之辭然
此等重案該使未曾經歷其言不能自主或亦實情總之或調
派兵船或請示國主計皆展轉需時非一兩月間所能速了惟
此案起衅之由係因匪徒迷拐人口牽涉教堂昨據天津道來
牘武蘭珍所供之王三業經弋獲必須訊取確供武蘭珍是否
爲王三所使王三是否爲教堂所養挖眼剖心之說是否憑空
謠傳抑係確有證據此兩者爲案中最要之關鍵審虛則洋人
理直審實則洋人理曲至臣之目疾係屬根本之病眩暈乃新

得之症現已十愈八九惟脾胃虧弱飲食少減在署前登階降
階需人扶掖臣不敢因病推諉略加調理練習行步數日內即
當前赴天津與崇厚悉心商辦一面先派道員博多宏武赴津
會同道府詳訊疏入奉
旨曾國藩所奏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昨已特命崇厚充出
使法國大臣其三口通商大臣派成林前往署理曾國藩如可
支持即著速赴天津　公將行作遺囑誡其二子略云外國性
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協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
變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年老病軀危
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

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所囑凡二千餘言　六
月初六日公發保定疏報起程日期並云據天津縣稟報傷斃
人口已獲尸具妥爲棺斂者法國十三人俄商三人其餘尚未
查確其焚毁房屋據天津縣稟報法國教堂一處公館一處仁
慈堂一處洋行一處又誤毁英國講書堂四處美國講書堂二
處臣與崇厚往返函商擬將俄國誤傷之人及英美誤毁之講
書堂速即料理不與法國一併議結以免歧混奉
旨此案起衅之由因迷拐幼孩而起總以有無確據爲最要關
鍵必須切實根究則曲直既明方可再籌辦理至洋人傷斃多
名情節較重若不將倡首滋事之犯懲辦實難了結曾國藩擬

將俄國誤斃人命及誤毀英美兩國講堂先行議結不與法國牽混所見甚是　初十日公至天津天津舊有水火會諸少年豪俠矜尚意氣不畏彊禦咸豐初年賊北竄津郡士民倡團擊退之畿輔賴以保全自西洋通商民教時時相訌當事者委曲求全或未能持平津人怨民氣之不伸也冀公至力反所為摩刃以待戰公以捻寇初平西陲未靖海內凋瘵方資休息未可遽肇邊衅勞敝中國又鑒於旋戰旋和之失一意保全和局始至即諭天津士民曰自咸豐三四年間本部堂即聞天津民皆好義各秉剛氣心竊嘉之夫好義者救人之危難激人之不平即古所謂任俠之徒是也秉剛氣者一往直前不顧其他水火

可赴白刃可蹈之類是也斯固屬難得之質有用之才然不善
造就或好義而不明理或有剛氣而無遠慮皆足以僨事而致
亂卽以昨五月二十三日之事言之前聞教堂有迷拐幼孩挖
眼剖心之說爾天津士民忿怒洋人斯亦不失爲義憤之所激
發然必須訪查確實如果有無眼無心之尸實爲教堂所掩埋
如果有迷拐幼孩之案實爲教堂所指使然後歸咎洋人乃不
誣枉且卽有眞憑據亦須稟告官長知會領事由領事呈明公
使然後將迷拐幼孩之教士挖眼剖心之洋人大加懲治乃爲
合理今並未搜尋迷拐之確證挖眼剖心之實據卽思一打洩
忿此爾士民平日不明理之故也我能殺彼亦可以殺報我能

焚彼亦可以焚報報復無已內則勞

皇上之憂慮外則啟各國之疑釁十載講和維持多方而不足一朝激變荼毒萬姓而有餘譬如家有子弟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顧禍患入於門庭憂辱及於父兄可乎國有士民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顧干戈起於疆場憂危及於

君上可乎此爾士民素無遠慮之故也津郡有好義之風有剛勁之氣本多可用之才然善用之則足備干城誤用之則適滋事變本部堂奉

命前來一以宣布

聖主懷柔外國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勸諭津郡士民必明理而

後可言好義必有遠慮而後可行其剛氣保全前此之美質挽
回後日之令名此後應如何仰體
聖意和戢遠人應如何約束同儕力戒喧閧仰讀書知理君子
悉心籌議分條稟復特論　於是至公署條陳者或欲藉津民
義憤驅逐洋人或欲聯俄英之交以攻法國或欲調集兵勇以
爲應敵之師公既論津民不許擅起兵端其致崇厚書有禍則
同當謗則同分之語報友人則云甯可得罪於清議不敢貽憂
於
君父噫公之公忠體國千載下當諒其苦衷矣　十四日內閣
學士宋晉奏和議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又請布置海口之

防婉諭各國以爲解散約從之策奉
旨交公酌辦　十九日法國公使羅淑亞來謁以四事相要曰賠修教堂曰埋葬豐大業曰查辦地方官曰懲究兇手　二十一日羅淑亞復來謁聲言欲將府縣官及提督陳國瑞抵命復以照會要挾公峻辭拒之　二十三日公與崇厚疏陳大概情形云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人迷拐人口牽涉教堂並有挖眼剖心作爲藥料等語遂致積疑生忿激成大變必須確查虛實方能分別是非曲直昭示公道臣國藩抵津以後逐細研訊教民迷拐人口一節王三雖經供認授藥與武蘭珍然尚時供時翻又其籍在天津與武蘭珍原供在甯晉者不符亦無

教堂主使之確據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口逐一訊供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堂中豢養並無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係謠傳毫無實據臣國藩初入津郡百姓攔輿遞稟數百餘人親加推問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無一能指實者詢之天津城內外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卽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稱教堂誘汙婦女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將檄文揭帖之虛實剖辨明白此次挖眼剖心一條竟無確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罈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尸採生制藥野番兇惡之族尙不肯爲英法各國豈肯爲此殘忍之

行以理決之必無是事天主教本勸人爲善
聖祖仁皇帝久經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慘豈能容於康熙
之世即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院略同專以收
卹窮民爲主每年所費銀兩甚鉅彼以仁慈爲名而反受殘酷
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至津民之所以積疑生憤者則亦
有故蓋見外國之堂終年扃閉過於秘密莫能窺測底裏教堂
仁慈堂皆有地窨係從他處募工修造者臣等親履被燒堂址
細加查勘其爲地窨不過隔去潮濕庋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
民未盡目覩但聞地窨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又不經本地匠
人之手其致疑一也中國民人有至仁慈堂治病時往往被留

不令復出即如前任江西進賢縣知縣魏席珍之女貿魏氏帶
女入堂治病久而不還其父至堂婉勸同家堅不肯歸因訟其
有藥迷喪本心其致疑二也仁慈堂收留無依子女雖乞丐窮
民及疾病將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說施洗者其人
已死教主以水沃其額而封其目謂可升天堂也百姓聞其收
及將死之人聞其親洗新尸之眼已堪詫異又由他處車船致
送來津者動輒數十百人但見其入而不見其出不明何故其
致疑三也堂中院落既多或念經或讀書或傭工或醫病分類
而居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後院子在仁慈堂而母在河樓教堂
往往經年不一相見其致疑四也加以本年四五月間有拐匪

用藥迷人之事適於是時堂中死人甚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
有兩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東叢冢有爲狗所發者
一棺二尸天津鎮中營游擊會經目覩死人皆由內先腐此獨
由外先腐胸腹皆爛腸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平
日熟聞各處檄文揭帖之言信爲確據而又積此五疑於中各
懷恚恨迨至拐匪牽涉教堂叢冢洞見心腹而衆怒已不可遏
是以萬口讙譟同時並舉猝成巨變而其積疑則非一朝一夕
之故矣今旣查明根原惟有仰懇
皇上明降諭旨通飭各省俾知從前檄文揭帖所稱教民挖眼
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誣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一以雪洋

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並請將津人致毀之端宣示一二天津風氣剛勁人多好義其僅止隨聲附和者尙不失爲義憤所激自當一切置之不問其行兇首惡各犯自當捕拏嚴懲以警將來在中國戕官斃命尙當按名擬抵況傷害外國多命幾開邊釁刁風尤不可長至武蘭珍犯供旣已牽涉教堂經臣崇厚飭地方官赴堂查驗實爲解釋衆疑起見其後豐大業之死教堂公館之焚變起倉卒非復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釀成如此巨案不能不將道府縣三員撤任揀員署理其殺斃人口現經確查姓名實數惟仁慈堂尙有女尸五具未經尋獲其餘均妥爲棺斂交英國領事官李蔚海收存俄國三人已由該國領事

官孔氣驗明掩埋餘俟議有端緒續行陳奏　時羅淑亞日以府縣陳國瑞三人抵命爲言公力持不允該公使照會有不將三人抵命該國水師提督到津卽令其便宜行事等語公備文照復略云接照會內稱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議以抵命等語查陳國瑞以客官路過天津本屬事外之人至府縣並未動手殺人又無絲毫主使確據本閣部堂未能指實其罪之所在難以照辦貴大臣如查有府縣罪狀卽請一一開列以便轉交刑部定議中國遇有大獄皆由部臣作主疆臣不能擅專請煩細核見復　公旣與羅淑亞屢爭抵命之說而該公使要求不已因密疏云臣與崇厚熟商該府縣實不應獲重咎惟該使要

求之意甚堅若無以慰服其心恐致大局決裂相應奏明將天
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二員革職交刑部治罪陳
國瑞一員不知法國有何證據該員現在京城已照會該使將
陳國瑞交總理衙門查辦矣奉
旨如議辦理　公狥於外人之請從權將府縣治罪常引爲愧
恨其家書有云府縣二人俱無大過張守尤洽民望吾此舉內
負疚於神明外抱慚於清議不料老年遘此大難余才衰思枯
竟無善策惟臨難不苟免此則雖耄不改耳　光藻傑既解任
奏委丁壽昌署天津道馬繩武署天津知府蕭世本署天津知
縣　二十四日

上諭有人奏聞津郡百姓焚毁教堂之日由教堂起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崇厚收執該大臣於奏報時並未提及且聞現已消滅等語所奏是否實有其事著曾國藩確切查明　公覆疏略云洋人挖眼剖心之說全係謠傳故彼族引以爲恥憤憤不平焚毁教堂之日衆目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豈崇厚一人所能消滅且當時由教堂取出必有取出之人呈交崇厚收執亦必有呈交之人此等異事紳民豈有不知臣抵津後查訊挖眼剖心有無確證紳民俱無辭以對內有一人言眼珠由陳大帥自帶進京大帥者俗間稱陳國瑞之名也其爲謠傳已不待辨原其謠傳所起由崇厚前月二十四日專弁到京向總理衙

門口稱有搜出眼珠盈罈之說其時倉卒傳聞該弁未經考實致有此說其實眼珠若至盈罈則堂內必有千百無目之人毀堂之時何無一人見在即云殘害其尸具又將何歸此可決其妄者

諭旨垂詢迷拐一案究竟有無確據臣查挖眼剖心決非事實迷拐人口實難保其必無天津之王三安三河間拿獲之王三紀靜海現留之劉金玉供辭牽涉教堂在在可疑臣當時另有片奏密陳迷拐之可疑旋因慮及偶有漏洩法使羅淑亞必致又興波瀾不如渾含出之使彼有轉圜之地故臨發時將密片抽出將來此案結辦仍當再申前說請令教堂仁慈堂均由地

方官管轄庶幾永弭衅端惟法國羅淑亞必欲將天津府縣及陳國瑞三人擬抵臣照復該使府縣並非有心與洋人爲難陳國瑞亦不在事中仍復曲狥所請將該府縣奏交刑部治罪昨據該使照會仍執前說必令該三員抵償又遣繙譯官德偉力亞來臣處面稱必如照會所言方不決裂臣與辨論良久問該使稱府縣主使究有何據德偉力亞不能指出然其辭氣始終狡執未就範圍臣查府縣實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情輕法重該使必欲擬抵實難再允所求由臣給予照復彼若不擬搆衅則我所斷不能允者當可徐徐自轉彼若立意決裂雖百請百從終難保其無事

諭旨詢及崇厚交卸來京現在辦理雖有端倪羅使尙未應允
臣於夷務素未諳悉且病勢久深崇厚與洋人交涉已久無事
不熟應請留津會辦　公繕摺將發奉
寄諭曾國藩陳奏府縣治罪各節固爲消弭衅端委曲求全起
見惟洋人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
衅而仍不免啟衅也該督等現給該使照會於緝兇修堂等事
均已力爲應允想該使自不至再生異辭此後洋人如有要挾
恫喝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焰而
張國維至豫備不虞尤爲目前急務李鴻章已抵潼關若移緩
就急調赴畿疆似較得力著曾國藩斟酌覆奏公因附奏云

諭旨所示欲弭衅而不免啟衅確中事理洞悉敵情臣且佩且
悚此後彼所要求苟在我萬難允從亦必據理駁斥惟洋人遇
事專論强弱不論是非中國無備則勢焰愈張若其有備和議
或稍易定現令張秋全隊九千人拔赴滄洲一帶略資防禦李
鴻章前在灤關臣已致函商論萬一事急恐須統率所部出秦
入燕此時陝回屢受大創若令李鴻章移緩就急迅赴畿疆辦
理自爲得力臣舊病復發崇厚已有由京另派重臣來津之奏
臣自咸豐三年帶兵早矢効命疆場之志今茲事雖急病雖深
而此志堅實毫無顧畏平日頗知持正理而畏淸議亦不肯因
外國要挾盡變常度

朝廷接崇厚之奏是否已派重臣前來應否再派李鴻章東來

伏候

聖裁抑臣更有請者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斷決伏見道光

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致外患

漸深不可收拾

皇上登極以來外國盛強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更改用能

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此已事之成效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

鄰好善全和局以爲保民之道時時設備以爲立國之本二者

不可偏廢臣以無備之故辦理過柔寸心抱疚而區區愚慮不

敢不略陳所見奉

旨曾國藩奏遵旨覆陳一摺天津府縣議抵一節斷難允準該督照覆羅淑亞之言亦頗詳悉該使當不至固執前意設辭要求昨諭李鴻章酌帶所部剋日馳赴近畿一帶駐紮以爲津郡聲援曾國藩務於勢未決裂之時竭力籌維以期速了片內所陳善全和局以爲保民之道豫備不虞以爲立國之本甚屬曲中事理即著該督堅持定見悉心經畫用全大局又奉

寄諭崇厚奏曾國藩觸發舊疾甚重朝廷實深廑系該督抱恙甚劇恐照料或有未周已諭丁日昌星速赴津幫同辦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來至速亦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赴津會辦矣　七月初五日毛昶熙至天津隨行者侍講吳元炳員外郎

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適英國公使威妥瑪亦至昶熙約洋官會議抗辯詰難羅淑亞固執前說議未協初九日羅淑亞遂自入都公與昶熙會奏云府縣抵命一節經臣國藩力與相持不稍游移該使旋有回京商辦之說及臣昶熙到津即會同臣崇厚往晤羅淑亞德偉力亞等剴切開導頗似稍有轉機不意初七日戌刻該使臣來臣昶熙寓所仍堅執前說必令該三員抵償並當面恐嚇若不照辦難免兵端經臣昶熙力持正議與之辨論許久告以將府縣交部治罪已屬曲從至議抵之說萬難俯就該使聲稱若不允其所請即當赴總理衙門商辦復告以非理之求總理衙門亦萬不能準何必徒勞往返轉致稽

遲該使堅不聽從執意回京臣等查該使肆意要求迫我以難堪之事無論其如何鴟張總當處以鎮靜況聞該使所求未必即出自該國主之意如果該國志在決裂即將該三員擬抵亦於事無裨徒損　國體伏乞我
皇上宸衷睿斷定見力持該使不遂所請未必不自行轉圜回津商辦庶此案稍易措手奉
旨俞允　十三日
詔以毛昶熙暫署三口通商大臣是時李鴻章丁日昌各具疏陳論時事鴻章疏云法使羅淑亞必欲將天津府縣正法據其照會內稱所聞所查實由府縣幫同行兇又稱有主使動手之

人經會國藩據理駁斥該使倘悻悻不平臣查外國審辦命盜
重案必以證據口供當堂質對反覆研究乃能定讞與中國明
慎用刑之意略同竊料該使到京後必有洋行買辦通事及習
教無賴之徒從中簸弄以致顚倒失實若僅空言駁斥徒激其
怒而啟其疑此案終難妥結臣愚擬請
密飭毛昶熙崇厚等詢明該使所聞得自何人所聞得有何據
須將如何情節同至使證據交出由中外大臣會同提集該府縣
當堂質訊必如外國辦案兩造俱肯認供毫無抑勒翻異乃可
成信讞而服衆心果該府縣有此實在重情亦不能曲爲寬貸
也倘該使竟不肯交出證據或不肯傳往會訊是其情虛而國

將亦當漸減該府縣張光藻等想必還有切實親供應由該大臣相機照會法使仍趕緊訪拏眞正兇犯迅速議抵較之空言抵制或者稍易轉圜日昌疏云中原甫就肅清西南軍務猶未竣事游勇會匪伺隙而動論目前之事勢則宜以羈縻爲萬全論事後之經營則宜以自強爲根本此次教堂用藥迷拐幼孩既查無確據而百姓滋事之時又未見地方官認眞彈壓洋人忿激要求自必出於情理之外然百姓尙可諉爲不知輕重緩急至於地方官明知時勢艱難元氣虛苶當百姓聚衆之時如果肯認眞彈壓卽使因而受傷亦尙可平其氣而釋其疑乃任百姓逞一朝之忿過誤似亦不輕抑臣更有請者自古以來往

往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然一唱百和亦足熒聽而撓
大計卒之事勢決裂
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臣每
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可缺至
於或戰或和應由
宸衷獨斷不可爲衆論所搖均奉
旨交公酌辦　時
朝意欲起用彭玉麐楊岳斌辦理海防又詢劉銘傳能否來直
公覆奏云目下淮勇半已遣撤李鴻章所部多係選用宿將添
募新勇惟銘字一軍尚係百戰之舊卒其開花礮軍亦較他軍

爲尤精但駐防過久恐於戰事稍疏若令劉銘傳親出統馭不難復遵舊規劉銘傳在同時諸將中實爲魁傑之材此次催令來直可否稍示優異之處伏候

聖裁彭玉麐前治水師積勞過久每與臣書屢言病狀增劇李鴻章前欲薦楊岳斌治軍海上卒以親老身病爲辭臣已致書二臣詢其能否再出俟有覆信續行奏陳臣竊謂治海上之水師與江面截然不同江則輕舠小艇已爲利器海則非有堅重輪船配用巨礮斷不足自立以與敵爭衡江則兩湖三江之人皆可召募海則颶潮掀簸非閩廣甯波沿海之人往往嘔吐發軟不能便習重洋江則支湖小港一望可知海則浩無津涯非

練習多年不足以定方向而測淺深其餘均須艱難創造另起鐵錘長江得力之將帥用之海上殊恐選地非長今中國輪船甫經修造尚不盡如洋人兵船之式洋鎗洋礮甫經操練亦不能及洋人技藝之精至於召募水軍出海操演此時尚未議及苟欲捍禦外侮徐圖自强自非內外臣工各有卧薪嘗膽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倘因事端艱難畏縮不為俟諸後人則後人又將託辭以俟後人且永無自强之一日茲當閩滬兩廠船成之時卽當於兩處遴立統將慎擇船主出洋操演無論有警無警窮年累歲練習不懈或者求艾三年終有可以

卽戎之時奉

旨會國藩奏海上水師與江面不同各情所籌切中窾要近來內外臣工遇事機緊急徒事張皇迨禍患略平則又泄沓成風爲目前苟安之計卽使創立戰守章程而在事諸臣奉行不力事事有名無實遂使朝廷深謀遠慮均屬具文似此因循成習何日可冀自强現在閩滬兩廠輪船次第告成著馬新貽丁日昌英桂沈葆楨各擇統將出洋操演廣東亦應籌備輪船巡防海口以上各輪船務須用中國人駕駛以期緩急足恃該督撫等皆爲國家重臣務當實心任事爲嘗膽臥薪之計共挽時艱以副委任　自天津府縣易任張光藻赴順德劉傑赴密雲時

朝旨催遞親供按察使錢鼎銘上書政府言該二員未在省垣

已派員分赴守催奉
嚴旨詰責公即日飛騎分提光藻傑相繼到案適丁日昌抵津
懸賞緝兇前後獲犯三十七人公與日昌會奏云臣國藩查該
府縣自六月十六日撤任以後即行請假離津臣初見該員等
本無大過不欲於撤任之後更予重咎故各允其所請其時尚
未奏參也迨羅淑亞到津照會臣處欲將府縣擬抵臣與崇厚
酌定革職交部皆在府縣離津之日之後不惟該員等不及聞
知即微臣始意亦不及此實非奏參後仍復縱令潛逃其後奉
到七月十一日改解津郡之
旨即經飛檄催提而該員等一往順德就醫一往密雲安置眷

屬相距較遠臣檄臬司委員分提飛騎兼程而道途迴遠水潦阻滯未能迅速到案二十五日始將劉傑解津二十七日張光藻亦到臣等擬卽會同丁日昌當堂審訊取具該員等切實親供奏明辦理兹接總理衙門來信稱法國繙繹官德偉力亞遞洋文照會大意言府縣及陳國瑞三使證據現飭同文館速行繙繹該府縣親供應俟所繙洋文寄津後按照所指各節逐一詳細質訊敘入供摺方免歧舛應卽遵照辦理至拏犯一節現在已獲三十七名仍嚴飭地方文武將在逃各犯儘數弋獲首者擬以實抵從者擬以軍流如此分別嚴辦應足以杜外患而消亂萌奉

旨張光藻劉傑以奉旨治罪人員理應在津聽候查辦乃一往
順德就醫一往密雲置眷疊經嚴旨催提始赴天津以致洋人
枝節叢生任己私而貽誤國事賢良之吏豈應如此現在羅淑
亞所遞洋文業由該衙門繹出著曾國藩等按照所指詳訊其
事所必無者固應明白剖晰其情所或有者亦不可諱飾避就
庶有以折服洋人之心不致再滋口實至緝獲正兇實爲最要
關鍵早則該使無可置喙遲則該使愈肆狡謀若再不迅速辦
理此後彼折愈多收拾愈難羅淑亞照會二件及照覆一件洋
文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先是羅淑亞抵京後屢與總理衙門
王大臣爭辨力主抵償之說　恭親王嚴辭駁斥羅淑亞悻悻

不平呈遞照會一件其辭意不甚可解大意歸咎府縣陳國瑞三人茲擇其明顯者錄如左　爲照會事照得天津釀成之事至今已經兩月有餘中國官於辦理此案情形於心實有不平有損本國之體面並有虧本大臣在貴國應行之保護即惡徒慘殺過情之殘忍大約貴親王暨諸位大臣皆已詳聞其備細本大臣傷心慘目不忍再執筆書矣現今之情形實有可責備夫責備者何即一切奏摺公文信函所言皆將兇犯之好處代爲表出將被殺負屈之人要定斷餘辜不但不正法兇犯反欲輕減其罪此等辦法恐難至妥善請貴親王準許指明中官褻慢之行爲即在本大臣告天津府縣及陳國瑞事內昭顯查本

大臣在津郡之時不肯訊問該官犯謂此犯應由刑部核辦迨
本大臣甫入都門即聞將該官犯又解回津郡如此辦理未審
有何可取又聞被告之三官犯二人脫身北行一人往南奔逃
必須中國洞明法國所受之害過重籌畫出常乃為勻平並望
貴親王於情法兩得其平想貴親王亦以為然也為此照會
總理衙門王大臣照覆云為照覆事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接准來文以津民滋事一案法國受害甚重應用辦法惟妥善
可補仍應情法兩得其平等因照會前來查中外辦事誠如來
文必須情法兩得其平天津一案若不將自始至終實在情形
詳細列敘即情法兩字亦屬無從懸斷此案津民發難之始實

因匪徒迷拐幼童妄疑教堂主使而起其殺傷領事之地係在通商大臣署外並不在領事署中當豐領事往見崇大臣時若不向崇大臣連放二鎗即放鎗後能聽崇大臣勸阻暫在通商大臣署中躱避亦不致遲爲津民殺斃即如貴國人古得力亦同豐領事至通商大臣署中彼時經崇大臣留住事後用轎送往紫竹林即未被害豈非明證惟豐領事執意冒險出署又向知縣放鎗致傷縣役津民因爲激怒聚衆逞兇當時情形共見共聞實係如此本衙門及曾中堂摺奏信函不過據實聲敘於津民輕聽謠言焚燒教堂曾中堂力爲奏請剖雪重計與修而於逞兇妄殺之匪徒現亦嚴飭拏辦並未謂其情有可原欲減

津民之罪將來正兇抵罪即可不辦自明此外被殺之客民夫婦商人教士貞女亦均慘傷之至實係可憫除拏獲正兇議抵外中國自應設法體䘏現在欽奉

諭旨齎奉

國書親赴貴國以明

大皇帝與法國永敦和好之誼至天津府縣業因辦理不善革職訊辦先係解京交部因貴大臣赴津是以改爲解津以便就近聽取供辭不意貴大臣已於初九日由津起程回京遂爾相左現在該員等先後到津當由曾中堂毛大臣訊辦不日即將供辭送京一併交部核辦陳提督本是過路之人前准德翻譯

來署會經談過並無干涉崇大臣來函亦云陳提督在寓聞知適商衙門有洋人放鎗趕來看視其時教堂已燒崇大臣在街彈壓適該提督過橋而來旋卽走去曾向貴大臣談及昨崇大臣到京本爵面加詢問亦如此說是陳提督之於津事無涉確有可信亦與德釐釋在署所稱並無干涉之言脗合總之此事理所不能辦者斷不能以曲從理所應辦者必當如其分量津民聚衆逞兇殺斃多人自應拏兇抵命方爲持平本爵應再咨催曾中堂毛大臣嚴飭地方官按名拏獲以副貴大臣情法兩得其平之意須至照會者　羅淑亞既得覆文又遞照會一件云爲照覆事昨閱貴親王照覆一件本大臣不便隱飾其中實

有未妥因本大臣可辦之理並未詳察而推諉是以思揣不必再辦現今所餘僅止有一意係候刑部核辦完結後酌量何法以遵本國所指再查貴親王照覆內有德藩釋官之說不得不辨德藩釋官向本大臣所云從無原諒陳提督之一語不必將德藩釋其人入於强護之人叢中也爲此照覆　羅淑亞又作

天津滋事記一則徧示各國錄如左

羅大臣聞得法民在天津被害遂盡力查訪行凶者爲誰刁唆者爲誰於未出京之時據所查情形天津府縣與陳國瑞罪皆難辭羅大臣卽將此情達之於會飭合請爲詳察三人所行嚴究懲辦閱數日卽赴津得有確據使此三人無可推

誘於是復爲懇切函催制台將此寃徒究辦內云軍律旣行
於天津審問無須遵循常例惟恐延宕時日若速行結案旣
可雪法國之寃而息其仇恨又爲平靖地方令津民盡知刁
唆行兇之輩國法必不輕縱無如曾制台不能與羅大臣意
見相同其情形遂覺難辦羅公使當將所以請將府縣並陳
國瑞正法之故達之總理衙門與各國欽差皆知然欲以所
告三人事端一一詳述必先由曾制台所查爲始方知三人
所行何其奸詭何其兇殘五月二十三日法國領事官副領
事住署之客教士貞女並法俄商人等盡皆斃命儍慘可憫
其兇險情節無須追述所要者惟將三人所行據實指明至

知府倚恃曾制台保庇自蒞任以來三月之久常以天津官
員謹遵條約爲怪且以遵約爲前任官員輕弱無能此語在
案可考但以虛語不足洩恨復以鬼計聳動人民或以威逼
之使民之輕信者共懷忿怒揆其意見乃唆民使以行怪情
事入告雖無稽之談民易入耳此等案件於能者辦法足以
數動民怒適得二人口供譌詐然二人力弱所供反覆無定
該府將伊等立卽致決乃令將二人速行正法彼時軍律尙
未宣示然知縣亦未敢諫阻而不行查按律審斷命案義例
多端該縣竟不按律實爲越權而行此案卽與知府牽連而
不可脫至今府縣二人互相推諉知府旣得知縣同謀耕民

又呈送萬民傘並牌位以誌感戴誦詐之口供已經成功該府所指明道路民無不欣從然民所獻之物該府肆而不收云予所作乃分所應爲正法二人不過開端予所圖乃更有重大之事耳該府即知所爲皆順民心遂率知縣出示愈加煽惑而口供誦詐之三人有一尙存名武蘭珍伊所供與告之意符合似此實據言曾被教士所使之教民迷任又指明有王三者以迷術引誘民人入教堂所供之事民皆喜聽互相傳播旣被府縣告示聳動更被供言激發官員遂借安慰民心爲名往查教堂終無所得惟揚言曰西人護庇罪犯不肯交出查驗教堂與教士住宅時武蘭珍不能指出一物以

證其所供衆民於門外擁擠官員不欲民知查驗之無效遂帶武蘭珍而回竊思該犯若令當衆食其前言則事必中止或知府一言而衆怒頓釋適有人以情達於崇大臣府縣於是回署竟任陳國瑞與河旁人衆成其事知府在衙門聞聽鳴鑼火會盡集各帶器械豫備放火殺人燒毁公所教堂知府聞見人聲大鬨出衙但見火焰冲天以爲此事漸已成功矣遂仍進署聽任所激之兇徒肆行污毁拆壞仁慈堂間數日知府見其同謀者於各省均無成功國家於京師又極其防範此等兇惡遂慮及所以飾非之法自謂莫妙於捉拿教民用刑逼令認罪但未敢明拿教民便設計出示許有捉拿

罪犯者皆得重賞內言不可捉拿教民後有數人隨即拿到
詎意除一人之外盡係教民而此人曾領仁慈堂茶粥身上
帶有牌照皆遂用刑使之承招酷刑駭人聽聞有一人不肯
承認遂將香炷放於背上以炙皮肉如此七日終又將香炷
置於鼻孔內以爆燒之更將骨節注損武蘭珍從旁指使如
何訊問教民受此酷刑者今有二人死生未定知縣於五月
二十二日往領事公署以危言對豐領事云若不立將前用
邪術之王三等交於我手則衆怒難逃次日領事出崇大臣
之衙欲死於公署知縣唆動百姓率衆攻之從後喊叫曰追
趕追趕豐領事已受重傷即對知縣放手鎗惜未打著知縣

衙署遇有仁慈堂孩童聚集多人在彼並若干兒跡帶血插
於鎗上中有貞女之兩手時有兵丁當知縣目前掌責幼童
曰這是爲你的嬸嬸該縣觀看甚樂聽兵丁自誇强姦兒教
之事更有一事足使爲其罪狀明顯查私造兵器雖爲例禁
該縣於此事之前已令人製造今於天津鐵鋪有兵器出賣
府縣所作明爲豫謀蓋於二十二日二人偕往崇大臣衙門
欲窺崇大人之意勸其相從崇大人答云天主之道最爲良
善民雖遵行不致作亂何以如此逼迫可惜崇大人以正言
相規而二人不納也至提督陳國瑞帶兵至津已有數日早
懷不良之意爲官員所素知迨事端既出伊雖船頭進客店

復乘馬獨至河岸與領事公署相近彼時浮橋經崇大人解開實有救亂美意無奈陳國瑞擅自令人將浮橋搭上致害命流血之衆甚一齊渡河更以語言勉之曰燒罷燒罷余必借汝聞知天津有好孩子滅外國人罷毀壞他們的房室查陳國瑞平素所行皆與此相類兩年前捻匪搶刼河間府教堂伊與分贓伊北來豈無留跡於金陵鎮江揚州等處乎且以大員遇此事强辦欲置身局外自謂焚殺之時在船上與童子作樂更當作何等人品呢兹所引之事皆有見證可據足可考信若徒以風聞而絕無確證則一事均不足記載也若以西法審問明查證見三人更無可逃旣在中國而曾制

台並隨員冷心綏辦確據尚有如此之多實出望外天津居民無論中外凡羅公使所得遇見者無不同口一辭以爲府縣陳國瑞三人罪狀昭昭惟曾制台視此證據當爲揑造謠言藐制台謂三人無辜而護庇之也羅公使到津制台遂令伊所告之三人出境不使其先能辨明無罪實爲奇怪府縣固未親手殺人死者皆被火會等兇手所殺然中國之刑部先當究治起意主使之人國家若仍如五月二十三日以來優游蹉跎則不免有傷國體不但法國卽天下各國必致輕看國弱無力懲辦兇徒或從惡謀而不願懲實爲之懍然而深慮也

時兩江總督馬新貽爲盜魁張汶祥所害
詔以公調補兩江總督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而劉銘傳亦自
皖北來
上諭劉銘傳忠勇過人聞召卽行是其報國之忱久蘊於中尤
非諸將所可及卽著曾國藩傳知該提督仍紮滄州靜海一帶
勤加訓練以備折衝本日已將曾國藩調任兩江李鴻章調任
直隸矣曾國藩前在兩江多年情形熟悉布置尤爲得宜刻下
交卸在卽務將在逃各犯儘數購獲取具張光藻劉傑切實親
供以期及早結案李鴻章現抵何處著卽駐天津接篆所部各
軍仍著分紮直隸邊境　八月十四日公奏言臣迭奉

諭旨催取革員等親供以爲辨難之資而總理衙門來書於府縣擬抵一節亦皆堅持定力不肯曲從正論持之自上已足張國勢而懾敵情臣等曷勝欽佩張光藻劉傑抵津後即據呈遞親供臣等彼此面商誠恐供辭有不實不盡之處上孤
聖主矜全之恩下授洋人吹求之柄議由臣等在津先加駁詰凡該員等敘供有本係疏虞意存回護者亦有本無大過語未分晰者均經臣等摘出詰問令其逐條登復其羅淑亞洋文由
總理衙門鈔寄到臣亦令該革員等按照所指各節一一供明羅使照會內稱此次洋文業經分送各國共知推問尤宜覈實臣等令署理天津道丁壽昌會同臬司員等先行會審臣等

親加鞫問務令該革員等心服仍復有辭以對洋人方爲確實

謹將府縣親供及登復洋文各條鈔送軍機處備呈

御覽細核此案雖由謠言肇衅而百姓之聚衆滋事實緣豐大

業之對官放鎗倉卒致變未經放鎗以前該領事怒責巡捕趨

赴商署持械出入百姓並皆讓路任令行走初無傷害之心若

使豐大業不兩次放鎗必可安然無事迨至滋事以後則衆人

洶洶已成不可禁遏之勢該府縣等臨時失於彈壓事後不能

緝兇其情勢雖有可原惟地方釀成如此大變幾開邊衅自非

尋常因案被議者比相應請

旨飭下刑部核議具奏其應如何定議之處伏候

聖裁至滋事兇犯現已拿獲八十餘名設局審訊計確有證供應正法者已得七八人略有證供應治罪者約二十餘人惟尚時供時翻將來定案但取情節較真恐不能拘守成例奉
旨天津教案尚未辦有端倪已諭李鴻章馳赴天津會同曾國藩丁日昌成林辦理命毛昶熙回京矣曾國藩等奏訊取府縣親供所請交部核議之處著聽候諭旨辦理至滋事兇犯雖已拿獲八十餘名惟該犯供狡展首要各犯是否在內亦未據詳晰聲明仍著認眞研訊迅速定擬　二十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起程赴津一摺天津一案曾國藩等擬於八月二十三日先行奏結自已辦有眉目卽著妥速定擬具奏本日

據醇郡王等奏遵將陳國瑞派員伴送赴津該督於詢畢後將該提督親供即行具奏即令原派之員將陳國瑞即行伴送回京　二十三日公奏言臣等自承辦此案久經督飭文武設法購拏悉心研鞫自七月下旬設局發審嚴立限期晝夜追求直至中秋節前僅得應正法者七八人應治罪者二十餘人臣以辦理日久人犯無多深負委任更恐洋人不肯輸服轉致枝節橫生日來激厲各員不得稍存寬縱務令多緝正兇以示持平而全大局惟此案事起倉卒本無豫先糾集之正兇而洋人已多傷亡又無當堂質對之苦主各尸初入水火旋即掩埋並未驗傷填格絕無形跡可求物色兇手之資用是漏網之犯難於

掩捕已獲之犯不肯認供而無賴之徒稱爲混星子者向以能熬刑自詡此次輒以爲出於義憤雖酷刑而不畏而鄰右亦不敢出而質證恐爲輿論所譏彈又慮仇家之報復欲求罪當情眞定案萬難迅速欲以無辜充數則問心旣有所不忍而亦不足服洋人之心棘手甚多愈辦愈窘反復籌思苟拘守常例實屬窒礙難行有不能不變通辦理者常例羣毆斃命以最後下手傷重者當其重罪此案則當時衆忿齊發聚如雲屯去如鳥散事後追究斷不能辨其孰先孰後孰致命孰不致命但求確係下手正兇不復究其毆傷何處此變通辦理之一端也常例斷獄決囚必以本犯畫供爲定其本犯供辭狡展則有衆證確

鑒即同獄成之例此案則各犯恃無尸親堅不吐實旁人又不肯輕易指質衆證亦殊難得臣等議定本犯無供但得旁證二人三人指實取具切結亦即據以定案此又變通辦理之一端也計訊定供證確實者十一人無供而有確證者四人共計可以正法者十五名擬辦軍流者四人徒罪者十七人共計可科輕罪者二十一名除即日將各犯供摺咨送總理衙門及刑部外謹先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其情節較重訊有端倪供證均未確實者尚有十六名擬歸於第二批辦理情節較重在逃未獲者尚有十一名將來第二批奏結或再辦首從犯各數名此次定擬各犯若遽行處決

將來拿辦愈難應與洋人商定統俟續奏二批後併案辦理再
府縣在津業經取具確供本已無事羈留惟前接
諭旨令陳國瑞赴津該革令劉傑各條中尙有應與陳國瑞質
證者擬俟訊明後再將府縣解部合附陳明奉
旨著照所擬辦理其應行正法各犯俟刑部議奏張光藻等罪
名時再降諭旨著即將該革員等解交刑部聽候核辦毋庸俟
陳國瑞到津質證以期迅速　二十五日李鴻章至天津劉銘
傳先期亦至　二十七日陳國瑞到案　二十八日公疏報解
送府縣赴部日期並鈔呈陳國瑞親供密陳府縣無罪之狀云
津郡五月二十三日之案由豐領事倉卒激變非府縣之有意

挑釁中外皆知臣亦屢疏論及其府縣擬抵之說則迭奉
諭旨一一拒絕該革員等此時到部原無俟鰓鰓過慮惟大局
之所關甚鉅而微臣之負疚實深有不敢不瀝陳於
聖主之前者府縣本無大過張光藻尤著循聲臣之初意斤斤
保全尚不欲遽予參撤豈肯再加以重咎迨得羅使照會忽有
三員擬抵之說料敵不審忽遽失措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顧情
罪之當否又過聽浮言以為下獄以後輕重尚可自主遽將府
縣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恨六月二十八日一奏曾經略
述歉衷而神明之疚實至今未嘗暫弭也其後奉到改解津郡
之

旨於微臣舉措失機之咎既曲為寬容並其衾影抱愧之心亦
默為解釋
廟謨廣運憍幸叏並自七月下旬該革員等提解到津臣等逐
細研訊洋人主使之說絕無影響固已不俟多辨即科以應得
之公罪亦猶有可原者以崇厚統率數千之衆不能預為彈壓
以微臣辦理兩月之久不能速緝正兇今欲專責之區區之府
縣亦屬苛論惟語言文告之間訊犯用刑之際該革員等偶有
未檢此等疏忽之咎地方官皆所時有惟以尋常之法至重亦
不過革職而止而臣初奏遽交刑部宜物論紛紛不平該革員
等初間改解津郡之

命私語竊賀以爲復覩天日及近聞仍解刑部之
命則又魄散魂飛怯對獄吏以爲洋人仍執疆臣之原奏終欲得而甘心微臣之所深自負疚者此也又有進於此者各省教民滋事之案層見疊出臣前奏查明大概情形時本有密片未
上曾於六月二十八日摺內聲明此案議結之時再申前請給臣交卸在即津案已將第一批人犯奏結請得而畢其說自中外通商以來各國皆相安無事惟法國以傳教一節屢滋事端即各教流傳如佛道回等教民間皆安之若素雖西人之耶穌教亦未嘗多事惟天主一教屢滋事端非偏有愛憎也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從教之衆多不問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

逃故從教者良民甚少莠民居多詞訟之無理者教民則抗不遵斷賦役之應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迷拐人口一節臣六月二十八日之奏本難保其必無六月二十三日之奏亦稱魏席珍言堂中有藥迷人本性挖眼剖心一節世間原有此等折割慘毒之人刑律亦有專治此罪之條教中既多收莠民即難保此等人不涵入其中故臣前奏昭雪挖眼剖心之誣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爲謬說堅不肯信凡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教民爭鬭平民恆屈教民恆勝教民勢焰愈橫平民憤鬱愈甚鬱極必發則聚衆而羣思一逞以臣所聞酉陽貴州教案皆百姓積忿不平所致雖和約

所載中國人犯罪由中國官治以中國之法而一爲教民遂若非中國之民也者庸懦之吏旣皆莫敢誰何賢能之吏治一教民則往往獲咎以去此次天津府縣其始不過欲治一教民其後竟至下獄巳爲向來所未有若都議再與重譴將來地方官必舉以爲前車之鑒誰敢與教民較量在總理衙門及各疆吏皆思力全大局保護教堂然使教中與平民太不相安如父母保護驕子爲衆子與鄉里所共惡則驕子之身必敗而其家亦必破是護之而適所以損之如守近年保護之法而不思所以變計終有決裂之一日臣愚以爲中國欲長全和局外國欲久傳此教則條約不能不酌增擬請議定此後天主仁慈各堂皆

歸地方官管轄堂內收入一人或病故一人必應報明註冊仍
由地方官隨時入堂查考如由被拐入堂或由轉賣而來聽本
家查認備價贖取教民與平民爭訟教士不得干預扛幫請
旨勅下總理衙門可否就此次議結之時與各公使商訂豫杜
後來衅端臣所謂有關大局者此也微臣倉卒之誤於此二者
未能深究此案未定淸夜難安目下張光藻劉傑等入獄天下
吏民無不環而觀望相應請
旨勅下刑部細核該革員等親供從輕定議則所以張
國維而伸正氣者實非淺鮮微臣亦藉以稍釋隱憾又附奏請
飭丁日昌迴任江蘇二十九日奉

旨張光藻等既經解部該革員等應得罪名刑部自當秉公定
擬至陳國瑞所遞親供既於津民並無干涉毋庸再令總理衙
門刑部覈辦江蘇地方緊要現在天津之事既有李鴻章會同
曾國藩等辦理丁日昌著速行回任以重職守所有天津應緝
各犯仍著曾國藩等趕緊辦結愈早愈妙傳教情形已令總理
衙門妥議矣　九月初六日公卸直隸總督篆李鴻章接印任
事　十一日

上諭前因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於民教啟釁
一案事前既疏於防範事後又不能迅速獲犯當經降旨革職
交刑部治罪嗣經曾國藩等取具親供並將該革員等押解到

部茲據刑部奏請按照刁民滋事地方文武不能彈壓撫邺革職例從重發往軍臺效力並以案情重大應如何從重改發之處請旨等語該府縣責任地方乃於津民滋事不能設法防範致匪徒乘機戕害多命又未將兇犯趕緊拏獲情節較重且該革員等於奉旨交部治罪後張光藻竟敢私往順德劉傑亦私往密雲任意逗留尤屬藐玩張光藻劉傑均著從重改發黑龍江效力贖罪以示懲儆至津民因懷疑激忿不遵地方官彈壓輒敢逞兇殺害至二十餘命之多且將其仁慈堂內貞女殺害尤爲兇殘現經曾國藩等拏獲滋事人犯審明分別情節輕重將馮瘸子等十五犯擬以正法小錐王五等二十一犯擬以軍

徒旣屬情眞罪當卽著照所擬將馮瘸子等卽行處決小錐王五等分別發配安置經此次嚴辦之後各省地方官務當曉諭居民安分守法毋任再滋事端遇有中外交涉事件按照條約持平妥辦務使中外商民彼此相安以靖地方　十三日公奏言臣等兩旬以來嚴飭地方文武各員續行訪拿晝夜研訊又獲應正法者五人應辦軍徒者四人各犯供辭鈔咨總理衙門及刑部備查謹開列清單續呈
御覽此次審明各犯皆係續行緝獲不在前次附開兩單之內其前單供證未確者除何四現已治罪外其餘再四訊鞫迄無定供亦無的證礙難定罪應卽隨時釋放前單在逃未獲者除

楊二現已拿辦外其餘購線密拿迄未緝獲其中尤要之犯應俟緝獲至日另行奏結此案事起倉卒並無豫先糾集之人其後殺人放火萬衆讙雜亦非百姓始意所能料今中國力全鄰好先後兩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八人軍徒各犯二十五人辦理不爲不重不惟足對法國亦堪徧告諸邦昨准總理衙門鈔錄羅使信函移咨到臣內稱派德繙譯官前赴天津出具切結並確查燒毀房屋被搶物件以便議償等語該繙譯頃已抵津俟查明回京當可議定賠償確數拿兇一節最爲難辦此事就緒則其餘各節皆可次第定議惟查拿兇手雖係首先應辦之事而處決人犯究爲最後完案之著臣等先後定擬應行正法之

犯應請
勅下總理衙門俟修堂賠銀諸事議結之後知照臣等酌定行
刑日期辦理免致處決之後事猶未了民氣既已大傷和局仍
多不協不能不鰓鰓過慮也所有臣等訊結天津案內第二批
人犯分別定擬緣由謹合辭繕摺由驛具陳十五日奉
旨此次續拏各犯既據曾國藩等訊明情節輕重著照該督所
擬將劉二等五犯即行正法鄧老等四犯分別發配安置曾國
藩等接奉此旨後所有先後定擬正法之二十人軍徒各犯二
十五人即行分別辦理庶可迅速完案羅淑亞派德微理亞前
赴天津出具切結並確查燒燬房屋被搶物件以便議償即著

曾國藩妥籌辦理至所拿兇手前已諭將馮瘸子等即行處決
茲據奏稱俟總理衙門議結後知照該督等酌定行刑日期等
語與前降諭旨兩歧議抵一節爲此案最要關鍵若遲遲不辦
其餘各節勢難定議曾國藩等即恪遵前旨辦理毋再稽延
公覆陳德微理亞業於十三日回京此間別無法國人員無從
與議賠償撫䘏等事應否在京定議如德微理亞再來津郡似
可由督臣李鴻章與之議結並請更正第一批人犯內之穆巴
寃枉擬以現獲之范永歸案正法以示慎重人命之意俟此次
奉到
諭旨即日知照外國領事將前後兩批正兇二十人處決以期

迅速結案

旨如議辦理　旋訊得誤斃俄國人犯田二張幗舜減死發配項二段大改斬為流復以孤子留養於是斬決者十六人軍徒流者二十五人列名於左

瀉瘸子招認用鐵拐杖扎傷豐大業身死　劉二供認用鐵棍打死法國人謝神狩　羅生瓜旦子供認用木根打死仁慈堂女洋人　周三供認用木根打死富昌洋行女洋人　張立供認用刀扎斃富昌洋行洋人　魏老供認用木門閂打死河樓洋人　馬宏亮供認用鐵鐧打傷河樓洋人　吳大供認用菜刀砍傷仁慈堂女洋人　張二供認用刀刺死仁慈堂服役人　崔禿子供認用刀刺死仁慈堂洋人　喬二供認殺死仁慈堂女洋人　范永供認殺人放火燒房　陳麻立有民人高秋田姚起順證砍傷洋人　王六有王延一梁文拾指證戕傷女洋人　葛三有李萬有李萬成趙樹堂指證用鐵鈎打傷女洋人　劉二供認

奪洋人之刀
殺死洋人

以上十六名皆斬決

小錐王五　于起　潘二　毛三　鄧老　楊二

以上六名供無殺人放火實據情節較輕皆軍流

張中三　李大　孫二　李大　穆朝有　楊二　郭三

李四　王五　崔兆　古長和　董四　倘得　馬長順

劉都貴　滕永　孫二　賈三　何四

以上十九名情節尤輕皆徒餘無罪者皆釋放

公疏陳赴任江甯籲請入都
陛見奉

旨著來見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七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八

東湖王定安譔

綏柔下

同治九年十一月安徽巡撫英翰奏津案暫結隱憂方大宜於天津海口設水陸提督擇威望素著大將統其舊部作爲提標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修備設防所以長保和局請宣諭各國無容疑慮各疏入

上諭自古保邦致治斷無畏敵國生疑自弛武備之理惟在疆寄重臣於練兵設防增修礮臺講求器械等事實力奉行毋徒托空言庶不貽笑於遠人耳　十年正月公既至金陵疏陳方

畧云臣聞古人謀及軍國其規畫全局必有可大可久之圖其講求實際但爲得尺得寸之計籌全局者志欲堅而勢欲遠雖百變而不改初謀求實際者慮欲細而功欲精雖小事而不妨屢試前史所稱規畫全局若韓信登壇之言諸葛隆中之對荀彧之陳說曹氏王朴之獻策周主皆以一時之議論而能預料數十年後軍事之成敗此誠非中材以下所可及然中材以下或據一方克一敵亦往往有審度全局不愆於素者更以用兵之道多算則勝好謀則成臨事而周章十常九失先事而熟計十常九得也今

朝廷以中外交涉時艱孔亟思所以懲前毖後未雨綢繆臣雖

愚昧亦當規畫局勢備
聖明之採擇十八行省之中濱海者六濱江者三合之奉天共
爲十省皆洋船指顧可到皆膏腴之地也前任江蘇撫臣丁日
昌會與臣言及防海之道數省當合併辦理直隸山東歸併設
防而以直隸主政江蘇浙江歸併設防而以江蘇主政廣東福
建歸併設防而以廣東主政分立三大鎭練兵製器專精籌備
則力厚而氣不散漫等語臣因就其說而推之奉天亦可歸併
北防仍由直隸主政沿江之安徽江西湖北三省亦可歸併設
防而以湖北主政沿海七省共練陸兵九萬少者一萬多者或
二萬或一萬數千沿江三省共練陸兵三萬或各統一萬或小

有參差閩省前經奏明成造輪船十六號將來滬廠亦須造十六號各以數號爲水師兵船其餘以爲貨船平日賃租商賈販其裝貨有事則裝載陸兵互相救援南北江海十省均不過數日可到以陸兵爲禦敵之本以輪船爲調兵之具海道雖甚遥遠血脉仍極貫通十省之中主持防務者四省鎗礮子藥米糧雜物四省多爲存儲六省亦各有存儲一遇調兵則各件皆由輪船運之同行平日無事即用輪舟載送各省習慣而漸成自然出洋而如履庭戶洋人長於水師至其陸軍野戰則淮勇前在蘇滬亦嘗與洋兵洋將角逐爭勝尚非殊絕不可及者若能多練陸兵而以輪舟裝載馳援各省舉重若輕馭遠如近似亦

制敵之方此臣妄擬規畫全局之畧也至於講求實際則下手工夫貴於銖積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語不可矜張其大要不外三端曰製器曰學技曰操兵現在上海機器局所造輪船已成四號以後即擬專造兵船及鐵売等船鎗砲造成者甚多即來福鎗林明敦鎗爲外國所稱精絕者亦已仿造與之相埒以後日進不懈不患不臻極詣惟絕大之鐵板尙不能造且需用之鐵煤極多一一購自外國爲費太鉅聞廣東江西湖南所産之鐵亦不減於洋鐵而佳煤則處處有之但須畧仿洋法借洋人之機器開中國之鐵煤另立鐵廠一所與上海之機器局相爲表裏鐵煤不須購自外國則諸事皆綽有餘裕矣外國學技

以算法爲第一義而又證之以圖申之以書中國學外國之技則須以繙譯爲第一要義得洋人一技之長始明其迹繼探其意旣乃繙譯漢文使中國人人通曉可見施行今上海局中所繙諸書頗能窺洋學之奥發若勤求不已將來創立新法別出絕技亦屬意中之事臣又擬選聰頴子弟赴泰西各國書院及軍政船政等院分門學習曾於上年九月十六日具奏一次彼來則延訪我往則就教總求盡彼之長而後已至於操兵之法臣履任後卽檄前台灣道吳大廷操練輪船據該道稟呈章程職司有專責作息有定時賞罰有常例又擬求外國所刊航海簡法兵船砲法諸書儀器行陣砲法各式繙譯成帙以次教習

未知果否有成江南陸兵有吳長慶所統八營李鴻章部下之淮勇也揀選新兵五營前督臣馬新貽自綠營選出者也又有舊存湘勇星字兩營此外並無大支勁旅目下甘肅軍務頗有起色此後如協餉稍鬆可以騰出款項臣當招致宿將另練一軍專爲防海防江之用此三者皆臣所擬講求實際之畧也國家蓄養綠營額兵五十餘萬軍興以來不甚得力賴募勇以戡亂論者謂勇有流弊不如仍用標兵爲正然標兵散處各汛不相聯屬欲練大支勁旅必須調集一處羣居團操識者皆能言之兵之坐餉僅一兩及兩餘不等不足以贍身家必須大加錢糧識者亦能言之今臣所擬十省練十萬人欲用額兵則恐

每年需餉近八百萬論禦侮則尚嫌其少論需費則實覺其多加以養輪舟三十餘號則需千萬以外矣兵之難集若此餉之難籌若彼若非由廷臣主持大計各省協力和衷實有不敢輕於一試者即使臣言徼有可采而造船操兵亦非八年十年不能有成其他添立鎗廠選子弟赴外國學習諸技尤需歲月遲久乃可有濟自各國換約以來我中華隱忍遷就始獲一日之安得以餘閒剿平髮捻諸匪今內地粗靖尤當一意保全和局不宜輕開釁隙如練兵實有把握彼族或以萬分無禮相加然後不得已而一應之耳臣辦理洋案失之過柔至今內疚神明耿耿莫釋然默察時勢一國則易防衆國則難禦我

朝雖有并吞八荒鞭箠域外之具尤願常存愼之又愼之心區

區愚誠未知有當萬一否伏祈

聖鑒訓示　時日本欵關通市欲仿西洋修立條約英翰密疏

請勿許

上諭日本嚮化甚堅業已令其特派大員妥議條約自無再事

拒絕之理至如何明定章程以期永遠相安之處著曾國藩李

鴻章豫行妥籌庶臨時較有把握公覆疏言自道光二十一二

年間與洋人立約議撫皆因戰守無功隱忍息事厥後屢次換

約亦多在兵戎擾攘之際左執干戈右陳槃敦一語不合動虞

决裂故所定條約閒有未能熟思審處者日本國二百年來與

我中國並無纖芥之嫌今見泰西各國皆與中國立約通商援例而來請叩關而陳詞其理甚順其意無他若我拒之太甚殊非

聖朝懷柔遠方之至意同治元年始有日本官員以商船抵滬憑荷蘭國商人報關進口其後迭次來滬中國隨時拒却始而准其售貨完稅仍不得在上海買帶回貨繼而准其在上海一口貿易居住仍不准駛入長江別口又繼而允其前來傳習學術仍不准驗收其船照印信拒之亦已久矣今旣令其特派大員到時再與妥議條約豈可再加拒絕至於明定章程期於永遠相安則條約所載不外體制與稅務兩端日本與我素稱鄰

邦迥非朝鮮琉球越南臣屬之國可比其自居鄰敵比肩之禮
欲仿英法諸國之例自在意中聞日本物產豐饒百貨價賤與
中國各省不過數日水程立約之後彼國市船必將絡繹前來
中國賈帆亦必聯翩東渡不似泰西諸國洋商來而華商不往
華人往者既多似須仿照領事之例中國派員駐劄日本約束
內地商民並設立會訊局訊辦華洋爭訟案件彼所呈初約中
有嚴禁傳教嚴禁鴉片二條中國犯者即由中國駐洋之員懲
辦或解回本省審辦免致相形見絀其稅則輕重想亦必仿泰
西諸國之例日本自詡為强大之邦同文之國若不以泰西諸
國之例待之彼將謂厚滕薄薛積疑生釁臣愚以為悉仿泰西

之例亦無不可總之中國之處外洋禮數不妨謙遜而條理必
極分明練兵以圖自强而初無揚威域外之志收稅畧從彼俗
而亦無籠取大利之志果其百度修明西洋東洋一體優待用
威用德隨時制宜使外國知
聖朝柔遠一秉大公則萬國皆將亮其誠何獨日本永遠相安
哉奉
旨嘉納　七月公與直隸總督李鴻章會奏選聰穎子弟前赴
泰西各國肄習技藝以培人材一摺云竊臣國藩上年在天津
辦理洋務前任江蘇巡撫丁日昌奏
旨來津會辦屢與臣商榷擬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

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强且謂攜帶幼童前赴外國者如四品銜刑部主事陳蘭彬江蘇候補同知容閎皆可勝任等語臣國藩深韙其言曾於上年九月本年四月兩次附奏在案臣鴻章復往返函商竊謂自斌椿及志剛孫家穀兩次奉

命游歷各國於海外情形亦已窺其要領如輿圖算法步天測海造船製器等事無一不與用兵相表裏凡游學他國得有長技者歸即延入書院分科傳授精益求精其於軍政船政直視爲身心性命之學今中國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當此風氣

既開似宜亟選聰穎子弟攜往外國肄業實力講求以仰副我
皇上徐圖自强之至意查美國新立和約第七條內載嗣後中
國人欲入美國大小官學學習各等文藝須照相待最優國人
民一體優待又美國可以在中國指准外國人居住地方設立
學堂中國人亦可在美國一體照辦等語本年春間美國公使
過天津時臣鴻章面與商及允俟知照到日即轉致本國妥爲
照料三月間英國公使來津接見亦以此事有無相詢臣鴻章
當以實告意頗欣許亦謂先赴美國學習英國大書院極多將
來亦可隨便派往此固外國人所深願似於和好大局有益無
損臣等伏思外國所長既肯聽人共習志剛孫家穀又已導之

先路計由太平洋乘輪船逕達美國月餘可至當非甚難之事或謂天津上海福州等處已設局仿造輪船鎗砲軍火京師設同文館選滿漢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開廣方言館選文童肄業似中國已有基緒無須遠涉重洋不知設局製造開館教習所以圖振奮之基也遠涉肄業集思廣益所以收遠大之效也西人學求實際無論為士為工為兵無不入塾讀書共明其理習見其器躬親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遞相師授期於月異而歲不同中國欲取其長一旦遽求盡購其器不惟力有未逮且此中奧窔苟非徧覽久習則本源無由洞澈而曲折無以自明古人謂學齊語者須引而置之莊嶽之閒又曰百聞不如一

見比物此志也況誠得其法歸而觸類引伸視今日所爲孜孜以求者不更擴充於無窮耶惟是試辦之難有二一曰選材一曰籌費蓋聰穎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遠大品質樸實不牽於家累不役於紛華者方能遠遊異國安心學習則選材難

國家帑項歲有常額增此派人出洋肄業之欵更須措辦則籌費又難凡此二者臣等亦深知其難第以成山始於一簣蓄艾期以三年及今以圖庶他日繼長增高稍易爲力爰飭陳蘭彬容閎等悉心酌議加以覆核擬派員在滬設局訪選沿海各省聰穎幼童每年以三十名爲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國肄習十五年後按年分起挨次回華計回華之日

各幼童不過三十歲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時報效問前此閩粤甯波子弟亦時有赴洋學習者但止圖識粗淺洋文洋話以便與洋人交易是僅爲衣食計此則入選之初愼之又愼至帶赴外國悉歸委員管束分門别類務求學術精到又有繙譯教習隨時課以中國文義俾識立身大節可冀成有用之材雖未必皆爲偉器而人才旣衆當有瑰異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說也至於通計費用首尾二十年需銀百二十萬兩誠屬巨欵然此欵不必一時湊撥分析計之每年接濟六萬尚不覺其過難除初年盤川發給委員攜帶外其餘指有定欵按年預撥交與銀號陸續滙寄事亦易辦總之圖事之始固不能予之甚

各而遽望之甚賒況遠適異國儲才備用更不可以經費偶乏
淺嘗中輟近年來設局製造開館教習凡西人擅長之技中國
頗知究心所須經費均蒙
諭旨准撥亦以志在必成雖難不憚雖費不惜日積月累成效
漸有可觀茲擬選帶聰穎子弟赴外國肄業事雖稍異意實相
同謹將章程十二條恭呈
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江海關於洋稅項下按年指撥勿使缺乏恭候
命下臣等卽飭設局挑選聰穎子弟妥愼辦理如有章程中未
盡事宜並請

敕下總理衙門酌核更改臣等亦可隨時奏請更正

謹將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酌議章程恭呈

御覽

一商知美國公使照會大伯爾士頓將中國派員每年選送幼童三十名至彼中書院肄業緣由與之言明其束修膏火一切均中國自備並請俟學識明通量材拔入軍政船政兩院肄習至赴院條規悉照美國向章辦理

一上海設局經理挑選幼童派送出洋等事擬派大小委員三員由通商大臣飭在於上海甯波福建廣東等處挑選聰慧幼童年十三四歲至二十歲為止曾經讀中國書數年其親屬

情願送往西國肄業者卽會同地方官取具親屬甘結並開明年貌籍貫存案攜至上海公局考試如姿性聰穎並稍通中國文理者卽在公局暫任聽候齊集出洋否卽撤退以節糜費

一選送幼童每年以三十名爲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駐洋肄業十五年後每年回華三十名由駐洋委員臚列各人所長聽候派用分別奏賞頂戴官階差事此係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遛及私自先回遽謀別業

一送洋幼童學習一年如氣性頑劣或不服水土將來難望成就應由駐洋委員隨時撤回如訪有金山地方華人年在十五歲內外西學已有幾分工夫者應由駐洋委員隨時募補以收

得人之效臨時斟酌辦理

一赴洋學習幼童入學之初所習何書所肄何業應由駐洋委員列册登註四月考驗一次年終注明等第詳載細册賫送上海轉報

一駐洋派正副委員二員每員每月薪水銀四百五十兩繙譯一員每月薪水銀二百五十兩教習二員每員每月薪水銀一百六十兩

一每年駐洋公費銀共約六百兩以備醫藥信資文册紙筆各項雜用

一正副委員繙譯教習來回川費每員銀七百五十兩

一幼童來回川費及衣服等件每名銀七百九十兩
一幼童駐洋束修膏火屋租衣服食用等項每名每年計銀四百兩
一每年駐洋委員將一年使費開單知照上海道轉報倘正欵有餘仍涓滴歸公若正欵實有不足之處由委員隨時知照上海道稟請補給
一每年駐洋薪水膏火等費約計庫平銀六萬兩以二十年計之約需費庫平銀一百二十萬兩　九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奧斯馬加國使臣嘉理治呈遞照會稱該國前立條約聲明一年更換現已屆期即日赴滬換約請派員辦理奉

任署江蘇布政使恩錫屆期前往恩錫於換約一事向未經手著曾國藩添派熟悉洋務大員幫同辦理以期妥協十月初二日奧使嘉理治至上海初五日恩錫自蘇州啟行初六日次崑山接三口通商大臣李鴻章委員齎送條約十五日恩錫偕蘇松太道涂宗瀛與奧使換約事畢公疏言據該司道會詳稱先因奧使抱病未能即換俟其病痊彼此商訂於十月十五日在公所會晤恩錫涂宗瀛帶同隨員並識奧文之人前赴公所與使亦同該國署領事施利克繙譯官夏士一併到齊彼此以禮接待奧使嘉理治稱

大皇帝加惠遠方准予通商本商民同深愛戴等語並索看憑

據恩錫即捧恭錄

諭旨給與開讀將條約公同展對與使捧出條約二本綴有金色組繫金色圓盒揭看盒內蠟餅上有與斯馬加國君主所用印文當將條約互相較對開有與文筆誤與華文不符之處面令更正與使當以約本已由該國君主用印未便擅改必當行知本國政府並同中國總理衙門商議改定以歸畫一繕立憑單照會收執復據與使稱急欲前往東洋可否本日換約恩錫涂宗瀛亦即應允隨將用

寶條約正副二本親交與使祇領與使亦將帶來用有該國蠟印條約正副二本交恩錫等接收並照向章犒以酒食而散恩

錫將前奉簡明
諭旨并換到條約二本及所立憑單照會一併呈請
奏咨并據恩錫等詢據奧使云稱奧斯與馬加本係兩國一主
統轄是以奧斯與馬加之名現在憑單內並列開寫合併聲明
等情前來臣查該司道恩錫涂宗瀛於此次辦理換約事宜詳
細校對互換交收藏事尙爲迅速其校出奧文有與華文不符
數字業經奧使認爲筆誤言明另與總理衙門商議改定所立
憑單照會無誤無遺亦尙妥洽惟條約互換之後查照向辦成
案應卽由臣轉發江南海關刊刻通頒遵守
旨如議

附論洋務書牘

與左季高武部書　自古稱國富者以地大爲富兵彊者以人衆爲彊耳英夷土固不廣其來中國者人數無幾欲恃虛聲以懾我　上國粵民習知其人之寡技之淺故官畏鬼而民不甚畏鬼與之狎也此次與之確鬬彼必不能堅守此後官兵之氣日彊矣往時徐松龕中丞著書頗張大英夷筠仙歸自上海亦震詫之鄙意彼蹈驕兵貪兵之二忌恐不能久得尊緘所示益知吾國之無虞耳惟來示英美法俄四國合而圖我昔聞英夷與俄羅斯世爲仇敵不知何時媾合夷狄以利交利盡則交疏連雞不棲或非深患又俄夷王庭雖在泰西然大段山國也如

欲與我爲難恐當從西北闌入未必迂由海道茲亦可疑者又夷務果有翻局不恐聽其所要是極好機會然　國家之强以得人爲强所謂無競維人也若不得其人則毛羽未滿亦似難以高飛昔在　宣宗皇帝亦嘗切齒發憤屢悔和議而主戰守卒以無良將帥不獲大雪　國恥今欲罷和主戰亦必得三數引亚致遠折衝禦侮之人以擬之若僅恃區區楚材目下知名之數人則干將莫邪恐亦未必終不刓折且取數太多亦不足以分布海隅閣下以爲何如

復楊厚庵軍門書　洋船與城賊勾結誠爲可惡然渠不先來犯我水師我軍亦不必先發恐先發而不勝則見笑於夷見笑

於賊並見責於京師自以堅忍爲是見如未見聞如未聞偏屬水陸將弁靜坐以觀其變若渠無故先來犯我直尋戰船或淩辱或開仗則無論能勝不能勝不得不與之痛戰一場矣

復胡潤芝宮保書　厚庵二月間報洋船接濟一函敝處亦曾接過昨十六日大艇在安慶停泊一日重往輕歸則衆目共覩狗酋爲湖水所阻本不能回援懷甯既有洋船濟送米鹽狗亦自可從懷甯於不顧如查明接濟之已進者既多後來者方長自當奏明隨同如夷目或來東流會晤尚可理論情動已進者無多後來者可斷則不動不變並不具奏舍弟欲請揆帥照會似官樣文章終無實濟來示欲奏請飭下通商衙門留京夷目

縱不面從心違其威靈恐亦不能違僴此聞鄭板橋題畫竹云
還將竹作籬笆求人不如求己公得無誚其夸誕耶
復楊厚庵軍門書　洋船過境勸其不必裝米婉言開導當可
順從從前劉麗川作亂占踞上海縣城官軍圍攻不下亦係洋
船接濟米糧厥後以銀四萬賂洋商洋商轉爲我用上海賊糧
盡斷遂於咸豐五年正月元旦克復洋人最愛財利最講交情
凡有洋船在舊縣等處經過請囑貴部各營好好款接即有餽
送水禮亦不可過於菲薄先由敝處付銀五百兩請閣下轉交
荻港各營專爲款接洋船零用之公項如少再補平日感之以
厚情歆之以小惠並不提起安慶城賊之事若探明洋船有米

恐其接濟然後以好言勸之以正言阻之如再不聽然後以重利啗之彼賣米與安慶城賊每米一石髮賊可出價五兩者吾亦出五兩買之髮賊可出價十兩者吾亦出十兩買之彼平日感我厚情臨時貪我厚利自無不允之理目下安慶未克斷不可與洋船搆釁一經搆釁後患方長閣下亦不能回護矣

復官秀峯中堂書　淮鹽本應由弟認真辦理而現在江路梗塞實有鞭長莫及之勢故雖接鹽政印信而於鹺務仍不甚措意前此撫伯符兄詳般商等願領票運淮買鹽其時弟不甚願蓋有二層一則民船不能直穿賊中而過必須借重洋船拖帶而行和約中本有不准洋商運鹽一條今既借彼船以護運則

端自我開我既引虎入室彼將壟斷獨登其不便一也敝處所設大通華陽鎮湖口各釐卡專以鹽爲大宗今欲概行免去而僅以水師之百斤三文包掃一切上游則鄂中獲利較厚下游則淮陽完釐如故獨中段免釐敝處坐失眼前之利其不便二也有此二端弟不敢附和而又不便諫阻僅於伯符詳中批飭護運而外諱其名弟覆金運司安清稟中亦將此兩層剴切言之云洋船不宜護運敝處不肯免釐伊欲請弟商之閣下將楚皖各散釐卡歸併一處整完一欸弟亦未之許也今閣下欲令弟自行專主不可任他人當家弟因前此不便之兩層本不願專主此事而下游釐費多層如袁如都如巴如王諸軍皆極窮

若弟既不能代彼籌餉又焉能禁彼抽釐斯又不能專主之勢也必待江路大通庶幾利權歸一目下縣力實有不逮尚希鑒亮

復毛寄雲中丞書

弟於洋事畧無諳究但以湘中論之則筠公所訓湖南但能注定茶釐照舊徵收餘非所能與議二句最為切當尊處儘可不必具奏以鄂中論之則秀帥所謂甯可不開關收稅不願免此釐金二句最為切當亦儘可不必奏請立案漢關條約中載明正稅子稅皆在上海交納乃無端欲攘之收於漢口交納尚未奏准開關遽請監督請鑄印亦殊淩遽無序赫稅司已與接總署面定不完漢口稅而至今尚若未會醒

悟反覆無定恐終當納侮耳

又　接函並錄大奏屬爲推敲疑義國藩愚陋於夷務無所通曉即各國通商條約亦未必悉心研究淺之如起貨落貨驗貨剝貨船單稅單保單紅單之類均不能縷晰其名確指其地說者或謂內江水道淺狹與外洋迥異洋貨一抵中國五口必須加裝網紮大船換小重載改輕乃能駛赴內江起貨是初抵五口之名剝貨是換船入江之名亦未知其果否未敢執是與閣下相辨詰也惟就鄙人平日所知與來示疏稿所指則亦有不令者請獻其所疑一二端反覆開示冀彼此俱臻渙然豁然之境來示謂由江出洋不必從上海經過且言內洋只粵海一口

以弟所聞則殊不然長江之入海猶敝省湘水之入江也江口有孤懸之崇明猶湘口有孤懸之君山江初出口循右而下之有吳淞江猶湘初出口循右而下之有旋瀾港也吳淞江內六十里爲上海縣該監督與領事官雖皆住上海城廂而關卡則設於吳淞出海之黃浦口亦猶旋瀾港內之人設卡該港出江之擂鼓台洋人由海入江不能不由黃浦口經過亦猶之鄂人由江入湘不能不由擂鼓台經過也滬上紳士來此請援者攜有上海地圖附呈一閱閱畢另摹存查請以原圖擲還敝處至疏稿謂夷船入內洋必先經過粵海而後可逆崇明尤非事實西人由印度海而來一過蘇門答臘即可粵可閩可浙可蘇不

必定由粵省經過如必過粵則繞越當在五千里以外而閘下以與黃浦入滬僅繞六十里者相比亦太不倫矣此國藩之獻疑者一也大疏謂內江各口無榷稅之權欲其呈驗報單且不可得過問稽查弟亦嘗以此爲慮惟檢閱長江章程在上海有由領事官赴道署領江照之法又有領軍器執照之法又有派員役同駕送往鎮江之法又有海關紅單之法又有商客人名數單之法到鎮江後又有呈驗單照四件之法又有稟遞艙口單載明貨件斤兩價值之法又有給鎮江紅單之法至九江漢口又均有呈驗單照五件之法均有稟遞艙口單注明貨件斤兩價值之法其歸也有鎮江派員役送回上海之法其運油

麻鋼鐵等物也有請漢關海關給執照之法又有呈具條單之法計洋船由滬至鄂往返不過十日而為文憑者八事為法禁者十三事種種關防層層稽查網亦密矣而大疏乃云長江數千里防維盡失往來貿易不受稽查豈篤論乎自古聖賢以禮讓為國法制寬簡用能息兵安民至秦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為國法令如牛毛國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戰二字為國法令更密於牛毛斷無能久之理然彼自橫其征而亦不禁中國之榷稅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國之稽查則猶有恕道焉咸豐三年劉麗川踞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復洋人代收海關之稅猶交還七十餘萬與監督吳道國灝嘗歎彼雖商賈之國頗有君子

之行卽令滬鎭潯漢凡有領事官之處皆令我國管關者一體
稽查一體呈驗在彼固自謂仁至義盡矣而閣下與揆帥必欲
令其改赴漢口輸納滬與鄂同一中國也朝三暮四旋令旋改
在滬關必怨楚人之壟利在西人且笑晉政之多門此國藩之
獻疑者二也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條據總理衙門咨文係各堂
官與英國卜公使議定又洋貨稅單土貨運照三聯報單亦據
總理衙門咨文係各堂官所定　恭邸先以長江有賊不准通
商旋因英國固請乃始允許其不賣軍器及油麻等保單各條
皆辛酉七月以後所定尊疏盡以屬之薛公此國藩之獻疑三
也方今髮捻交熾苗禍日深中國實自治之不暇苟可與洋人

相安無事似不必別尋釁端漢口納稅之說發之於滬稅未定之先則可爭之於滬議既成之後則不可大疏發此難端英法諸國不從將默爾而遽息乎則是壯頹而啟侮將爭辨而不休乎則且廢好而興戎二者必居一於此區區之愚願閣下與筠仙熟商審處幸甚如鄙言全不當理則請詳晰諭示以資質證

復周弢甫書　敝處援滬之師非二月不能成行竊恐緩不及事不得不借助西洋兵力該處通商已久本華洋所當共爭而共守之惟既已求助於人則宜坦然以至誠相與虛心相待不宜少存猜疑尤不可以敝處兵力略勁稍懷自矜自炫之私孟子所謂有挾則不答老子所謂去汝之躬矜與容智者也弟前

復潘季玉紱已陳梗概茲又谷薛中丞並詳商之如有差失弟當獨執其咎惟賊燄方熾切誠西洋諸國不可輕敵若合華洋而不能禦一長毛小醜則貽不勝爲笑矣

復李少荃中丞書　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如必推敝處主持亦不敢辭禍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爲大慮滬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過軟媚者請邀之來皖一行

又　洋人纏擾頗難處置尊處以兩言決之曰會防上海則可會剿他處則不可近而嘉定金南遠而蘇常金陵皆他處也皆

腹地也詞氣宜和婉意思宜肫誠切不可露傲惰之象大抵吾輩與敵體以下交接最易傲慢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與外國人相交亦然切不可誤認簡傲爲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尊意欲將薛公各營挑二三千人隨同夷兵操練駐紮一說亦斷斷不可恐爲洋人所棄目下只認定會防不會剿五字自非賊匪偪撲滬城我與英法可毫無交涉也

復李希庵中丞書　少荃至上海洋人糾纏不已今日催出隊明日催會剿時而借夫時而牽馬彼中皆奉洋如神明無敢少攖其鋒殊覺剛柔兩難耳

上　恭親王書　初三日接奉鈞函仰荷謙光下逮訓示周詳欽佩之餘益深感悚購買船礮一節前奉　寄諭覆奏時尙以楚勇不能出洋爲慮嗣奉二月二十四日　諭旨以購買輪船本擬用於江面並非施之海洋則敝處儘可派勇配駕頭又接勞辛階總制咨到摺稿其意欲全用外國人不欲參雜用之國藩愚見旣已購得輪船即應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試令司柁司火繼而試以造船造礮一一學習庶幾見慣而不驚積久而漸熟來教詢及敝處借得輪船數隻一節國藩前以蘇皖中梗交涉事件甚多欲得洋船一隻以爲遞送子藥飛遞文報之用札派周主事騰虎往滬購買初買寶順船一隻價已議定至立契

日嫌小退還旋嘶吧呲船一隻因被售者所欺詭易其名曰博雲實不可用又訂定威林密船一隻較吧呲畧好現尚乘彌來皖不知果合用否此外無另借洋船數隻之事至輪船攻剿髮匪聲威雖壯而地勢多不相宜髮匪之猖獗在陸而不在水官軍之單薄亦在陸而不在水國藩於庚申十月辛酉七月曾將此四語兩次具奏在案頃於三月克復晉港西梁山裕溪口等處賊之砲船焚奪殆盡目下除九洑洲尚有賊船外餘則長江上下一律肅清仰仗 國家威福水面已無足慮現擬調派師船由金柱關駛入內河惟黃池灣沚甯國青弋江一帶江窄水淺長龍舢板尚嫌其大須另造小划數百號乃可適用僅蘇松

等處支河小港岸高橋多亦須另造小划庶幾進退輕便是髮
匪應剿之處與裏下河應保之區即老巾現有之長龍舢板尙
嫌太大若强用輪船尤不相宜來示詢及洋船七隻是否敷用
以鄙見度之用七船攻金陵之一面固屬有餘即用七船載兵
由滬放洋以攻甯波亦足敷用似不必再籌添辦至賊匪會銀
買船之說此間未有所聞竊洋人意頗效順與賊有隙或不至
如此至利洋兵會剿內地一節關係甚重來示所慮各情簡要
精細國藩所慮者不在他事而專在派出會剿之人實難其選
大抵揀選將材必求智略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
三者兼全乃爲上選今欲派與洋兵會剿之將亦必擇三者兼

金之人環觀江楚諸軍武臣惟多將軍文臣惟左中丞堪勝斯任李中丞楊軍門與左相近而耐勞少遜鮑軍門與多相近而智略不如此數人者各防剿數百里地面勢不能抽出與洋人會剿一處至新赴上海之李鴻章一軍慣戰者不過二千人餘皆新集之卒操練未精勝敗難料故各將弁之心情願獨戰而爲髮匪所敗不願會戰而爲洋人所輕情願敗而見罪於上司不願敗而見笑於洋人即國藩之心亦深恐該軍不整不嚴爲外國所輕侮則洋人常至李鴻章處催促進兵約期會戰聒聒不休國藩屢函諭鴻以誠心待之以婉言謝之會防上海則可會剿他處則不可待訓練稍久隊伍整齊我兵與洋兵各剿一

處相距不遠或洋人果見我兵之可用不相嗤笑然後與之會剿先疏而後親先分而後合亦無不可前三月二十四日敝處覆奏一摺借考試錄替爲喻亦實因無人可派恐見笑於洋人貽羞於　君國故爲此引愧之辭區區鄙忱伏希鑒亮敬請鈞安無任屏營之至

與李少荃中丞書　與洋人交際其要有四語曰言忠信曰行篤敬曰會防不會剿曰先疏而後親忠者無欺詐之心信者無欺詐之言篤者質厚敬者謙謹此二語者無論彼之或順或逆我當常常守此而不失至會防不會剿一語鄙人有覆奏一疏暨致　恭邸一書言之頗詳先疏後親一語則務求我之兵力

是以自立先獨剿一二處果其嚴肅奮勇不爲洋人所笑然後與洋人相親尙不爲晚本此數語以行目下雖若齗齗不合久之必可相合相安

又　與它軍相處惟勝則讓功敗則救急二事最足結人歡心處洋兵尤宜在此等處加意

復姚秋浦書　太平縣洋商一案只好將就了結近日凡辦涉夷務者皆初則壯於頄後則餒其口辱一髮而全神俱動往往不克自伸如去歲十月禁止民船假張洋旗辦一案而卒受鬼侮至今思之不快又如江西二月拆毀教堂一案京中責令賠修沈帥雖自請嚴議恐亦尙非了義以此類推凡小事苟無

大悖且以寬舒處之昨定茶釐茶捐新章亦因奸商挾借洋勢百計繞越偷漏吾既不能痛懲奸宄故姑就彼所樂從者而立之制耳

復李少荃中丞書　洋人近日氣象何如吾軍足以自立固可使遠人讋服然渠自嘉定靑浦敗退而吾能轉危爲安亦恐惱羞成怒生出嫌隙古人言戰勝以喪禮處之又言登科者先有一段謙光閣下謙懷抑抑以待洋人吾輩心中有一分矜氣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囂張不可不察

復左季高制軍書　所論洋人起印度兵助剿一節卓識名言見垣一方無隱不燭無堅不破洵足益我神智惟蘇浙士人語

及島夷一心崇奉萬波齊靡無術挽回而封疆將帥中亦乏志識堅定確乎不拔之才恐一二不靖之徒自神其媚夷之術必欲煽動西國大隊東來屆時欲選文武智畧足以應客者則難其人耳

復李少荃中丞書　夷兵待我兵敬讓加禮此最好機括但宜切戒我軍弁勇謙卑遜順匪驕匪傲語言之間莫含譏諷銀錢之際莫占便宜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信以行蠻貊之道以陰機言之即句踐卑辱以驕吳人之法聞前此滬上兵勇多爲洋人所侮慢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我苟整齊嚴肅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無端欺凌既不被其欺凌則處處謙遜自無

後患柔遠之道在是自強之道亦在是鄂領事將請何伯帶兵赴漢一節已緘告官相思所以備之華爾來金陵助剿事屬可行惟口糧比較湘勇多至數倍共事一方殊有不便不若姑分先攻青浦嘉定以試炸礮之果效與否已咨永案矣

又　派兵交洋人訓練斷不可多愈少愈好與洋人交際孔子忠信以行蠻貊句踐卑遜以驕吳人二義均不可少形迹總以疎淡爲妙我疎淡而足以自立則彼必愈來親暱此一定之情態也

又　與洋人交際丰裁不宜過峻宜帶渾涵氣象渠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幾分癡氣者亦善處

之道也

又　威林密吧𠵈二船當札華爾副將經管聽候督撫調遣華爾既爲外國所推重又爲吳煦楊坊所倚恃自當牢籠使爲我用惟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貴求人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我湘淮各軍若果紀律嚴明節概凜然華爾亦必陰相許可凡附强不附弱人與萬物之情一也中國與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爲體以推誠爲用華爾當可漸爲我用縱不能傾情倒意爲我效死亦必無先親後疏之弊若無自立推誠二者爲本而徒以智術籠絡即駕馭同里將弁且不能久況異國之人乎

又　洋人器械雖精若非合各國之力積累年之憤亦不能所
向克捷觀英法青嘉之退華爾慈谿之挫實亦不甚足畏吾輩
當細心察看師其所長而伺其所短不說大話不疏禮節彼若
講信修睦吾不稍開邊釁彼若乘好敗盟吾亦有以禦之

復郭筠仙中丞書　洋務不宜另設使者天下事一以常道處
之則身心俱泰事本輕而視之過重以為非宜卓哉至論久不
見賈生今真不及矣

復官秀峯中堂書　漢口定於冬月十二日開關以後稅課當
可稍旺鹽務數案洋人與奸商偷越尊處辦理最為妥善江西
失之過柔斂處亦尚未辦有條理蓋洋船拖帶一節行之已久

洋人與漢商兩相情願總理衙門欲一槪禁絶薛星使亦主全行禁止本係正辦無如九洑洲未克大江固爲賊所阻而李世忠新開河一卡商賈亦視爲畏途情願以重貲雇洋船拖帶雖以嚴刑禁之亦不能止而尊處所辦票鹽行楚一案敝處所辦票鹽行西等案牘中已准洋舟拖帶特未倡言說破耳喬運司詳請只准票商公雇輪船數號拖帶官鹽不准小販奸商私雇洋船其說理亦欠圓足弟雖經批准而至今未咨總理衙門與尊處也

又　鄙人於洋務關稅向未諳究利弊得失均未洞悉又拙於言辭不克以片語剖決前接總理衙門函咨皆就所知者畧爲

懷覆淅稅司有呈文一件亦會備劄覆之茲將三件鈔達冰案是否錯誤務求切實指示其　菾耶之來緘來浛想與寄尊處者相同不贅鈔㞢安慶並非泊船馬頭生意令淡六安茶亦不由此出江儘可以實告之不必添此新口大通生意較盛徽池之茶由此出江又爲淮鹽暢銷之所若立一新口於洋商自有大益於敝處釐務則有大損蕪湖目下生意亦極寂寥接薛星使信言金陵本約有一口若添蕪湖則裁金陵留金陵則不添蕪湖云云該處俟查明舊約再行酌議其安慶大通二口能借閣下舌戰之力全行停開極妙極妙若萬不能則只許大通之一口該處釐金每月四萬餘串實敝軍養命之源新口既開之

後一切仍照常抽釐俾將士沾此微利不致飢潰僨軍務稍鬆再將應停之釐停止亦求閣下代爲熟商蓋弟舍此別無籌餉之路也

復李少荃中丞書　嘗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忠逆之攻金陵官營亦有炸炮亦雇洋人在內官軍不因此而震駭含胡亦還以炸炮禦之彼亦不因此而動左帥以四十餘斤之炮彈打入龍游城內賊亦不甚慌亂頃水師在金柱關搶賊船百餘號內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然則洋人洋器亦會有見慣不驚之一日也赫德過此國藩因接總署兩次來緘囑令優待遂答拜以示稍優昌黎送大顛之廬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來

示以爲過謙自必講求體制確有定程但以內地例之州縣謁彼省之督撫不回候自其常例偶一回候亦未必大乖於禮然則施之洋人亦未必因此納侮謝意求勝於洋在中國官不要錢兵不見戕不盡在稅餉之盈絀尤不在體制之崇卑皁見以爲何如

復沈幼丹中丞書　法國教士羅安當前赴江西弟亦派武員徐上衍護送然弟觀羅教士之氣象不過如我中國之無賴搭棍其進京干求迫切在該國公使不過稍與申理以應酬駐京之公使而已弟上年聞尊處辦理此案剛勁不撓恐或激而生變今觀羅教士之言語意氣必不足以取信於該國之酋長法

國亦必不因該教士而興兵動衆吾疆吏於此等處但於剛勁之中微寓渾涵之意不使 恭邸獨任其難而已此外則自以守正不撓爲宜

復李少荃中丞書 士提督請以英國頭目帶中國兵勇萬有二百人各頭目支薪水五萬八千一百餘兩兵勇口糧在外軍火器械在外國藩方苦楚軍湘䕶各路舊章月餉太多無可撓回豈敢增此鉅欵另開風氣同募中國之勇丁同隸鄰人之部曲又豈可多寡懸殊苦樂不均雖而訂作書請示總理衙門而鄙人固已期期知其不可矣

復郭筠仙中丞書 容春浦上年曾來安慶鄙意以其久處泰

西深得要領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來爲我用其招徠漸多
則開廠不於浦東不於湘潭凡兩湖近水偏僻之縣均可開廠
如湘之常澧鄂之荆襄濱江不乏善地此則如華若汀徐雪村
龔春海輩內地不乏良工均與容君熟商請其出洋廣爲羅致
如須費多金以往請即謀之少荃雖數萬金不宜吝也其善造
洋火銅冒者尤以多募爲要

復官秀峯中堂書　赫德所購輪船七號不日可到口糧經費
尚無着落弟昨批蔡國祥稟擬以遞浙閩粵鄂潯鎮七關各養
一船既而思之中國弁勇初駕輪船未必能遠出重洋自赴閩
粵領餉擬於輪舟七號三大四小之中酌派遞鄂甯波三關養

支三大號派遞鄂湯鎮養支四小號如該關不將經費按月解交即由該輪船自往守領庶各有專責免至互相推諉

復厲伯符方伯書　九洑洲克復二十日又有洋船停泊中關運米進城此項接濟不斷將來恐又成持久之局實深憂愧秀相嚴禁運米東下自是半平市價半截賊糧起見而立法未善於洋船購米濟賊者全未禁遏於各營買米自食者反行禁阻雖有敝處之護照咨文亦不准買且欲令敝處將已發之護照咨文概行撤回此時散布於江湖港汊之中何能逐起撤回且下游水陸十餘萬人若一律禁止買米何以度日鄙人已將不能撤回咨照不能禁營買米之故咨復秀相矣又恐營員舞弊

督私或咨照數少而多買或並無咨照而假冒特派劉小粵太守芳蕙往鄂會查奉懇閣下主持一切其確係老東下其憑少而射多無憑而假冒者查禁截留其擄船而勒買則照弟擄船告示徑行正法大約營中最惡之風以米與船並擄爲尤可恨而違營弁勇居其大半奸商最惡之風以重價購米附洋船運濟金陵爲尤可恨而甯波與廣東人居其大半弟現於船米並擄之案稍加懲辦其甯波廣東奸商由鄂購米濟金陵之案不知鄂中能辦否

復陳作梅書　　李泰國七船近日果否到滬江陰克復蘇常均有可圖恐彼族擁督其間必欲掠爲已功即金陵合圍以後彼

亦必駕肩而來喧賓奪主奪我將士之功尚不足惜所最惜者目前則大掠資財割剝遺黎日後則百端要挾損我　國威耳

復毛寄雲制軍書　洋人目下雖相安無事而一旦片語微忤兵端立開實屬意中之事屆時辦船辦砲必責成於海疆督撫弟與兄皆不得置身度外鄙意欲趁此閒暇購器募匠試造輪船容委員今冬出洋乙丑歲當有成船之望若各省觀望不開此端則所謂苟爲不畜終身不得矣無論粵釐旺否總求惠撥此二萬金以爲遠謀

復李少荃宮保書　洋人目下雖幸無事一旦兵端或開則辦船辦砲必責成於吾輩海疆大吏不如趁此閒暇之時稍蓄三

年之芟免致臨渴掘井購買機物又爲外人所挾制咨委員今年出洋乙丑歲或有成船之望懇飭司道於月解敝處四萬中速撥一萬交令成行

又　鎗砲固屬目前急需之物而輪船亦不可不趕緊試造造成此物則顯以定中國之人心卽隱以折彼族之異謀敝處試造三年刻楮不成有同兒戲亦當效愚公移山勉卒此功

復郭筠仙中丞書　復總署書似得馭外之要領借錢一事總署亦曾有一書見遠至今未能作復若姑妄聽之姑少借之餌以有常之利示以巽順之情彼且爲無町畦吾亦且與之爲無町畦未始非制御之一術然古來和戎持圜之說者例爲當世

所譏尤爲史官所貶督者有戒心焉輪船宜於速購廣求覩之等於家常什器則不侵王是說久矣

復郭筠仙中丞書　弛三成洋稅之說此間無道及者國藩昨在滬上曾一過洋涇濱領事處觀其迎候禮節初無惡氣今年換約當不至更稱干戈來示謂拙疏不應襲億萬小民與彼爲仇之俗說誠爲卓識鄙人嘗論與洋人交際首先談一信字信者不僞不誇之謂也明知小民隨勢利爲轉移不足深恃而猶藉之以抗强敵是已自涉於誇僞適爲彼所笑耳